禮書通故

選舉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孔穎達云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也案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名則升于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攷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為此中年舉者為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為周法其義非也秦蕙田云古者取士于鄉有二法一則由鄉而升司徒由司徒而升大學學成

然後用之王制所謂造士是也一則三秊大比興其賢能直達于王不復令入國學周禮所謂賓興是也六遂之學與鄉同以周案孔氏此疏從皇氏說學記比秊入學鄭注云鄉遂大夫閒歲則攷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攷焉以此言之當以熊說為長然其所異者一閒歲一三秊耳而鄉遂大夫所攷學士必外諸國學教成而後用之故鄭注王制命鄉論秀士云秀士鄉大夫所攷有德行道藝者卽以鄉大夫文言之明其同也孔疏以為周之選舉有二法一由鄉舉一由學舉秦氏遂謂鄉大夫之賓興不復入學此言無稽王制命鄉

論秀士鄉卽鄉大夫論謂論之于學也鄉大夫退而以
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衆庶爲鄉人未入學者則其所
興者爲學士所攷者亦攷之于學可知也攷德行道藝
卽司徒之三物其職曰受教灋于司徒則所論之士必
升名于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于其鄉吏鄉吏卽
州長黨正之屬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
廢興是亦攷之于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
書之于學也周之鄉舉里選必入學而攷之而教之教
成而後用之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

人也鄉大夫職亏賓興之後不復言入學事者教學非其職略之也其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興後郎任以官舋也如孔疏言鄉人未入學者一舉任官其入學者鄉大夫論之司徒又論之而後升太學大樂正論之司馬又論之而後𡋮祿是驅學中之士而爲鄉人也如謂鄉大夫賓興之賢能所授者爲府史胥徒之屬學士所授爲士大夫然其職曰登亏天府內史貳之內史所策命者孤卿大夫也出使長之入使治之士大夫之任也府史之屬亦其未𡋮升學者充之𦣻

鄭衆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才鄭元云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賈公彥云攷其德行道藝德行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以周案周九兩之法三曰師以賢導民四曰儒以道導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掌教之官必選有德行有道藝者為之其攷士即用此法曰興賢者能者賢有德行能有道藝若賢若能分而取之不必備也或以德進德即六德或以事舉事即六行或以言揚言即六藝其有不中攷者仍教之于學待後再攷而升之文王世子曰以待又語不獨曲藝為然也

曲藝亦六藝之一百兩漢辟舉之目以賢良文學孝廉茂才最著賢良其賢而有德者孝廉其賢而有行者文學與茂才其賢而有道藝之人與然皆察舉于郡國而不取諸學校與古終異

鄭[元]云三而一有焉謂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以周案上文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此郊學外士之法也曲藝未可據責以此三者而亦不可不知德事言之法故曰皆誓之誓猶示也示以三而有其一焉乃進其等則三代之時雖執技以事上者亦有儒者風也而士之以德進事舉言揚者無非德

行道藝之選亦可知矣鄭注非記意說詳學校門

鄭元云謂之郊人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謂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酌于上尊以相旅矣澄云鄉學之秀士已升于司徒為選士者于天子視學飲酒之時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酬又升于大學為俊士者則謂之成均之士曲藝雖已進等然猶在郊學未得與國子齒是遠之于成均并未及與升于司徒者得取爵于上尊也以周案鄭讀遠之句絕矣讀連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十一字為義穪謂句當從矣讀于義非也以猶與也遠之者明

不與及也與及取𧈧亏上尊卽謂成均之士成均國學也國子亏成均有取𧈧上尊之榮而曲藝之士遠之不尊與及所謂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是也鄭彼注云亏其鄉中則齒據吳說并不齒亏鄉苛矣曲藝亦六藝之一百未可過菲薄之論語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記射義擇士亏射論者多非之以周案說詳射禮門

記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亏天子漢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亏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亏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亏天子學亏大學謂

之造士鄭元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孔穎達云注以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知三歲者書傳云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以周案范注穀梁從漢志歲貢之說何注公羊從伏傳三年一貢士鄭注同何所引舊說即何語也並見莊公元年注古者鄉黨之賓賢邦國之貢士皆以三年漢志云歲貢誤讀記文亙西漢選舉不以時東漢定歲舉之法皆不古　又案古有諸侯貢士之禮又有天子遣士還治其國之禮范注穀梁傳云諸侯歲貢士于

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不名此可補禮文之闕

劉敞云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鄉學所升曰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國學所升曰進士則命爲朝廷之官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也然庶人之仕進亦有二途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一也升于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二也以周案劉說是已而猶未盡也古者選士選吏同出一途雖鄉升司徒升而後或仕或學微有不同而其終吏亦舁與士人同列于朝非鄉學所升終于鄉遂吏國學所升者遽爲

卿大夫也兩漢士吏一途猶存古法梁天監中沈約上疏云漢代庠校棊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亏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昪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昪人亏斯為盛先君子儆居集云鄉論學中之士以其秀者升亏司徒曰選士其未升司徒者上則為府史次為胥次為徒役亏鄉而仍習學亏鄉以待後選已升亏司徒者司徒論其秀而升之太學曰俊士其未升亏太學者上士如族師中士如閭胥鄙長下士如比長里宰鄰長習學亏司徒即役亏司徒而不役亏鄉以待後升其升亏

學者大司樂教之專通詩書禮樂之經專務明德新民之事不紛其心而不征亏司徒曰造士迨學能有成是爲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選俊造進之士如此漢法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郡太守卒史後或登高位而著盛名此法葢本亏古然則古之時選士之終不外亏學造士之終不外諸司馬而能以勤業自奮者必復有吏選之法豈非因其性之所近而栽培之乎彼後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古者吏無封建與選士之法相須而行士之賢能者既有以異亏下吏而次則以吏庇身吏之卓異者其始與俊造士分途其終與進士同

劉此天下所以無棄材而士趣與吏績遂烝烝然日上也西漢以試吏入官者路溫舒衛青公孫弘張湯杜周王訢陳萬年于定國龔勝丙吉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孫寶何並薛宣朱勝朱邑趙禹王溫舒尹齊咸宣嚴延年尹賞樓護王吉鮑宣焦延壽

史儒林傳太常臧孔臧博士平失姓等議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

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併者罰學官公
孫宏奏請選擇其秩比二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
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謂禮
學掌故也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以周案此
漢選用博士弟子之法也太常所擇者選士之法二千石
所察者選吏之法漢士吏皆肄受業于博士歲終輒試
能者用不能者罷太常臧博士平所請為博士弟子內
用之法學官宏所請為博士弟子外用之法是不論第
之高下內外通補也索隱引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

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是以第之高下分內外與此又異其制未知起于何時俟攷

漢書文帝紀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以周案此天子親策士之始亦辟舉試文之始也然其初立意在求其直言極諫而非以賢良必憑之于文也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有德有言之士也馬氏通攷以其每對策輒百餘人較孝廉之應令者為多遂謂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是專以文學視賢良矣謬哉

武帝紀元朔元秊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亏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詔書令二千石舉孝廉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孝詔韵廉任韵以周案據此奏議西京舉孝舉廉各自為科與東京異蕭望之辟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兩漢辟舉以孝廉為最盛西京孝廉之見亏史者二十有三人亦較賢良為多賢良文學止十七人姓名

（具見馬氏通攷）班史于詔舉賢良必書于詔舉孝廉多闕略秦氏通攷遂謂西京得人以賢良為盛東京得人以孝廉為盛殊非取質之言西京舉賢良孝廉皆特詔無定期東京和帝時定歲舉孝廉法其人斯盛故范書列傳言舉孝廉者獨多然西京孝廉至今可攷見者人數尙多則當時應舉者亦自不乏武帝之詔以為令或闔郡不薦一人此一時之事非西京一代皆然且武帝以前辟舉諸法未嘗限定郡國各舉一人郡無其人遂不薦舉本是漢初嘗法此不獨孝廉為然賢良亦當如是馬氏通考以為賢良對策輒百餘人孝廉之選至闔郡不薦

一人蓋非有實行可見不容謬舉故也此亦一孔之見
耳
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
使絕國者以周秦漢之賢良古之所謂有德者也孝廉
古之所謂有行者也茂材古之所謂道藝之士也三科
皆特詔無軒輕惟茂材異等重于諸科武帝此詔及元
帝永光二年詔可據光武帝定歲舉茂材汰而孝廉特
詔其科優于茂材和帝又定歲舉孝廉汰而賢良特詔
其科優于孝廉此兩漢辟舉之異也然茂材異等仍居
諸科之上陽嘉元年詔可據

漢官儀建初元秊十二月詔書辟士四科其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㳒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㳒以罔案秦氏通攷引此為章帝事據後漢和帝紀注也然漢官舊儀以此為武帝時事馬氏通考以此為歬漢事皆與此異蓋章帝建初用武帝元狩故事也馬氏通考舉官條云章帝時詔用歬漢丞相

故事以四科辟士可證
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材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以周案此從左雄議辟舉試文其諮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而又試之于公府覆之于端門以核虛實與西京賢良對策之意迥有不同時黃瓊胡廣張衡崔瑗皆力爭之以為舉以行試以文有違本意而主左雄之議者以為州郡薦舉未必盡公卽果無私而所舉孝廉乃未嘗讀書識字之人面牆而立何所施用竊謂古之所謂攷其德行道藝

者攷其事實非攷以文辭如徒求之文辭孝廉固非所長即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乎慮其學力之未深亦當養之于學校以成其材古人選舉之法以其人皆入學校而攷之易得其實也其人材之盛以人之不中攷者仍教之于學校而始終成之也其人皆從學校中出所謂德行道藝之士固未有面牆不學者矣兩漢辟舉之目以賢良文學孝廉茂材四科為最著而皆察舉于州郡不取諸學校故有面牆之弊一試不中不復教育亦有棄材之失東晉大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馬氏通攷謂

既以孝廉自名而必遲之五歲待其講習乃能預試不亦有靦面目如其說則古之秀士俊士造士之未合外用者仍復入學肄業豈皆無恥之徒乎後世選舉之不逮古者其失在選舉之先周官閭胥歲時祭祀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猶有其行不論有學無學皆書于册也至族師月吉屬民讀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存秋祭酺亦如之則其所書有行之人無非有學之人也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其爲有學之人愈可知也州長歲時祭祀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卽攷黨正族師之所書者而勸之于學鄉大夫三年大比攷其德

行道藝而賓興之卽攷州學之所勸者賓興亏王則所謂賢能之士豈尚有不學之人哉而漢選士不在學校故所舉孝廉至有不識字之人以此不識字之孝廉又不普延歲月以講習之其弊可勝道哉

通典云初秀才科等最高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士族所趨向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秀才之科久廢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其進士大氐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通考云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每季禮部所放進

士及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以周案昌黎贈張童子序據明經科爲言與通典合唐登科記所載爲進士諸科馬氏誤合明經進士爲一故其數不符先君子儆居集云唐世取士之科不一而讀韓子贈張童子序荅崔立之書知其大者曰明經科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贈張之序言明經科之例也州府選明經之士升于禮部者歲至三千人謂之鄉貢禮部試其可進者而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明經科之大略如此韓子云屬之吏部非試之吏部也明經科無吏部之試也荅崔之書言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也韓

子三詣州縣求舉試禮部之進士科不得志四舉而成
進士而猶未得仕者唐之進士待選需次未遽釋褐或
再中博學宏辭科或為人所論薦或藩方辟舉得早釋
褐也韓子既成進士三詣州府求舉試吏部之博學宏
辭科皆不得志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統而論之進
士試于禮部博學宏辭試于吏部二者各為科目非試
于禮部者必再試于吏部也凡試于禮部吏部必送中
書門下詳覆詳覆者如今之送部磨勘唐之時或放榜
而送中書覆勘之或先送中書覆勘而後放榜亦非試
禮部吏部者別試文于中書也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之

大略如此馬氏亏舉士門既言唐士之及第者未能入仕尙有吏部一試亏舉官門復言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是不分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之判然爲二科也馬氏所載唐登科記不及明經而詳亏進士及諸科進士之少者或四人或五人多者如咸亨時之五十四人七十九人皆非常數其常數或二十餘人或三十餘人此與韓子所言明經科之士不及二百人者迥然二科貞元時敕每季考試明經不㝵過一百人進士不㝵過二十人大和時敕進士不㝵過四十人明經不㝵過百一十人分別二科已昭然矣馬氏疑登科記進士之少與韓

子所言不及二百人之數不合是不分明經科進士科之判然為二科也今五禮通考采馬氏說不知其誤故所論唐及五代之取士法皆不得其實

鄭元云周官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而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辠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以周案據先鄭意周官三歲大計即虞書三載考績之法據後鄭意歲終受會而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與唐虞考吏之法異董子繁露云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

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據此虞周兩法可通歲終詔王
廢置者所謂先内弟之之法也三歲大計而誅賞之所
謂三歲一考少黜以地也至九歲三考黜陟所謂黻士
異也
伏生書傳云三歲小考正職而行事九歲大考黜不職
賞有功也白虎通義云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尙書曰三
季一考少黜以地書所以言三考黜陟者謂黻士異也
以周案據董子繁露三歲一考先内弟之壽後三考而
後絀陟意與伏同此今文家之說也白虎通義所引尙
書蓋古文家言云黻士異者以三季一考黜陟以地二

考則黜陟以馭故其下又云百里之侯一削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地盡也今文家據虞書立義古文家參周禮以言之

鄭元云太宰八柄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謂言行偶合于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劉敞云幸者王所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馭以周案鄭意內史職以柄文相對茲以馭文相對上二句貴富對文茲二句幸行對文行謂素有善行故幸謂偶合于善凡曰馭者所以敺而內之于善幸有偶善即賜予以勸之故曰馭若嬖幸之人而以私恩相予適以縱其惡非所以馭之也

鄭元云五曰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亏魯曰生以養周公劉敞云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賢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鬭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以周案注意福與貧對劉意生與殺對

鄭元云六曰奪以馭其貧奪謂臣有大辠沒入家財者鄭鍔云奪謂廩稍之奪如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至亏疏食沒齒之類以周案注意貧與福對福即五福之壽貧居六極生為養其老故奪訓沒入家財

鄭元云七曰廢以馭其辠廢猶放也舜殛鯀亏羽山是

也以周案茲文廢在誅冄下文歲終廢置在三歲誅賞
之冄內史廢置在生殺予奪之冄則廢輕亏誅蓋卽董
子所謂先內弟之之㳄繁露考功名篇云考試之㳄計
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實先內弟之三分以為上中
下然後外集通命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為弟九分三
三刿之亦有上中下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其故
弟而亦滿計絀陟之
鄭元云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
誅賈公彥云臣有過失非故為者則以言語責讓之內
史變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王安石云誅言其

意殺言其事知大宰所謂誅爲殺者以内史見之也以
周案鄭意過與辠對過輕于辠則誅宜訓責讓凡曰馭
者所以敺而内之于善放廢四極猶望其悛而遷善若
殺是終絕之矣非所謂馭也然大宰小司徒諸職竝言
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大計而誅賞之則誅重于廢小而
降黜大而放戮皆包其内與内史言殺本相通也其次
與内史文異者内史以事之先後爲次先之以奪祿官
之也官有功辠故次之以廢置廢置不足以馭之故次
之以生殺予奪此則以先賞後罰爲次于奪祿後次以
予置生所以勸其善也終以奪廢誅所以懲其惡也一

說誅謂誅殺過讀爲禍誅以馭其禍與生以養其福對

文說詳刑法門

受業昭文孫同康
孫　　次紀
仝校

職官禮通故一　　　禮書弟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人又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侯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從古周禮義鄭元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以周案白虎通義云爵命決曰天子爵稱也書亡佚篇曰

厥兆天子爵孟子言天子一位是亦以為爵（顧氏日知錄論天子一位之義甚詳可參）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不數天子專以王者之制言之爾

鄭元云王制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以周案鄭注與白虎通義同皆用公羊家說但公羊家分公侯伯為三等而子男上就伯左氏家同（許穆公卒于師加二等以衮斂是子男上就伯為一等之證）王制公侯合為一等伯

別為一等其義自殊鄭又謂殷外諸侯止有公侯伯而內諸侯斯備子春秋家無此說攷堯典輯五瑞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信也又修五禮鄭注亦云公侯伯子男之禮據此則爵分五等唐虞已然夏亦因之殷何獨異舊說殷以寿爵三等言其五爵之分土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耳非外諸侯止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也又王制備述畿內之爵止曰公卿大夫元士並無子男名目微子箕子與比干同備葢字也非爵也洪範之備箕子非舉其舊爵也且畿內之爵不備公侯伯子男不獨殷制如此周制亦然白虎通義云公卿

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則謂內諸侯稱子恐亦非事

實也

春秋家說質家爵三等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

法地之有五行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禮家說殷

爵三等周爵五等殷正尚白白者兼中正故三等夏尚

黑亦從三等以周案二說不同春秋家㫋以殷周立文

不言夏夏之三等若五等不可知也禮家以五等之爵

至周始備殷以𠕋皆三等鄭注王制云殷因夏爵三等

之制同禮家說其注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云象五行不

取質家文家之說葢以夏亦尚文而爵三等春秋家言

文家五等不可通之弖禮說也鄭注多參用各家師說
而取去甚精率類是　又案春秋家說本之元命苞禮
家說本之含文嘉皆今文家說也又攷禮疏引異義古
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是左氏說唐虞夏之制皆三等禮今文家
說與春秋古文家合但此所云三等言其分土之等耳
其爵自五等也虞書曰輯五瑞謂其爵有五也白虎通
義曰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此今文家說也古文家
祇言分土有變五等之爵不變
白虎通義云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王制爵凡

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春秋傳合伯子男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此未踰年之君當偁子嫌為改伯從子故名之也以周案此今文家說當以上就伯為正義或曰合從子今文家之別說也何注公羊傳云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從或說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其意同冓一說

杜預說春秋祭伯凡伯單伯伯爵尹子王卿士子爵單伯偁子蓋降胡渭云天子之大夫無五等之號視公侯

視伯視子男視猶比也謂其祿秩之等而已春秋所書王臣來接于我者如南季榮叔之類先儒皆以為字祭公州公周公亦皆以為天子之三公獨子伯之說互異其曰伯者公羊以為天子之大夫穀梁以為寰內之諸侯是亦以伯為五十之字也至杜預注左傳于祭伯凡伯單伯皆曰伯爵而伯于是始為爵矣至宋趙鵬飛據黎錞之說以伯與叔季皆為字人以其晚出而疑之攷穀梁范注于凡伯渠伯糾單伯毛伯皆以伯為字不以為爵范在杜末遠巳不從其說矣王臣係子自文十季蘇子始子者男子之美偁以周案春秋之例天子之三

公偁爵如祭公周公是也其卿偁官如宰伯糾宰周公是也其大夫氏采如蘇子毛伯仍叔是也三公不名卿大夫名字若子老則偁字不名賢則偁子不字也

春秋公羊傳荆敗蔡師于䇂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云子爵最尊周本有奪爵偁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以周衆公羊家分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以蠻夷之君言州國氏三等本屬難據董子繁露爵國篇引傳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斯即越語所謂周室之不成子者其義甚

通字不若子如隱元年邾婁儀父傳字不若莊十六年
之傳邾婁子也徐疏以儀父楚子牽說未是鄭注禮經
又引以爲同儕尊卑之傳雖非傳意而例有是例
異義云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
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
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
施讎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尋聞觀乎知王者所封
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元駁云所存二王之後者
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

後尊于諸侯卑于二王之後以周案從鄭駁記曰尊賢不過二代詩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皆不言三代舊說三恪有三義一云立二王之後更立黃帝堯舜後為三恪一云二王之後更立一代為三恪一云二王之後為一恪妻之父母為一恪夷狄之君為一恪以周案存一說據樂記文以明三恪在二代後之外是已次一說據左氏義後一說本緯書鉤命決于經義無一當崔靈恩云經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則非不過二代之義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謂上同黃帝堯舜不同殷夏為三恪也崔語甚明

毛詩傳云王命南仲于太祖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稱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太祖后稷之廟者箋義爲長箋云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令太師皇父是也以周案傳云太祖指文王廟詩序云雍禘太祖也亦謂文王書洛誥命周公後王入太室祼亦謂文王淸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賜于太廟示不敢專也白虎通義亦作太祖命于太祖經有明文

鄭元云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謂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冉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僞孔傳云

烝祭命周公後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示不專也賈公彥云諸侯命臣因祭宗廟命之天子命臣不在祭時當特爲祭命之祭統疏同以周案僞傳非也洛誥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一牛僞孔傳讀烝祭歲爲句遂謂于烝祭命之謬矣

孔穎達云獻人于朝謂殺牲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烝祭歲時冊命周公諸侯因嘗祭之時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所命北面是也刑人于市亦謂

般法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一說爵人于朝謂士
也若大夫以上則命之于廟刑人于市亦謂士庶人也
若大夫則于朝以周案太平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于
朝貴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勸君
子威小人也據此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是周法白虎
通義云爵人于朝封諸侯于廟分說甚當後說無據
又案據白虎通義爵人于朝封諸侯于廟是其所命之
地不同也據祭統于禘發爵于嘗出田邑是其受命之
時亦不同也孔疏于其宜分者不分說固膠葛鄭注祭
統云爵命屬陽國地屬陰又注月令孟夏之月行賞封

諸侯據祭統文以非之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亐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亐時未可然則天子封諸侯亦亐嘗祭時行之洛誥命周公後在烝祭歲之後鄭注歲字下屬云歲成王元秊正月朔日也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葢謂此爲殊周公之異數故非時特假其常例封諸侯自在秋之嘗祭時不在冬烝也孔疏亐其不必分者又分之說亦支離

白虎通義云公卿大夫內爵偁也士非爵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以周案士冠禮記曰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此白虎通義所

本也然曰古者明周以士爲爵也鄭注古者生無爵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百此語甚明

鄭[元]云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云云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竝會之序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謂其爲介若特行而竝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

謂士爲微方愨說中士下士或有或無其有者各二十七人吳澄徐師曾說其有中士下士者二句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以周案據王制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諸侯之士皆不命也鄭君說士亦有命雖依據周禮而與王制本文實不合至謂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說尤難信又鄭注大宰職論邦國之眾士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吳徐之說與彼注義闇合其說之非已亏本條辨之矣細玩記意兩節竝以次小國立文上節據次小國之卿以當大國推而下之則次小國之中上

士其位已當大國之下士其中下士無可當似無位置
之分矣故又明之曰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
三分謂此各以其國分上中下三等其上士當大國三
分士之下其中士下士則各居其國之上士而分為中
下亏位無可當故變文言居居非當也右徵
鄭[元]云王制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
與下大夫一命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矦伯之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孔穎
達云王制夏殷制也以周案左傳晉矦以三命命先且
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

為卿魯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為卿及伐莒克之
更受三命是則公矦之卿以三命為極而其初升者或
惟再命或與下大夫同一命也以是推之則子男之卿
以再命為極而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王制與周官文
若不同義互相足典命賈疏解王制文甚謬不録
記王制云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王度記云子男三卿
一卿命于天子鄭元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
卿命于其君王制文似誤脱耳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
卿與以周案小國有三卿上文並當節已明箸之云誤
是已云脱非也二當作三小國三卿皆命于其君不則

位亏天子篇內所言命亏天子皆謂受位亏王國周官大宗伯曰三命受位鄭注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亏王為王之臣也子男之卿再命未受位亏王二卿固命亏其君一卿亦非命亏天子也列國之大夫必受位亏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者亏其國雖曰卿其實大夫也故晏子曰惟卿為大夫小國三卿皆未受位亏天子故叔孫穆子曰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韋注國語有卿有命卿也又引王制此文以證子男之無卿令可以子男無卿之文證小國三卿皆命亏其君

孔穎達云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九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自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瑟彼玉瓚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

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
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三賜不
及車馬其九錫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康
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
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
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
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愼說九賜
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壽說陳壽祺云公羊穀梁
傳莊元年注引禮有九錫皆作七曰弓矢八曰斧鉞徐
疏引禮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勖冊魏公九錫文

其序亦然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斧鉞八曰弓矢曲禮正義引含文嘉及宋均注漢書武紀應劭注同鈇鉞又作斧鉞正義所引公羊說與何氏解詁不同韓詩外傳引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何休引九錫之文即云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是以九錫即九命也許從先鄭說後鄭不從以周梁正義所引公羊說即本乎異義其與何注不同當是嚴顏之異白虎通義言考績之法云五十里不過五賜七十里

不過七賜而進爵士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為侯益士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此前後兩說不同而九賜仍視其本國命數初無大異以周謂九命九賜當分為二後鄭之注自確而九賜不必盡在九命之後白虎通義所言可證賜伯子男樂則以錢將之是七命五命得賜樂則也車馬衣服雖三命有賜之者矣王制云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

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三不過字皆承有加則賜為文則九賜雖與九命有異而加賜仍以本國命數為準而莫之或過白虎通後兩說義皆可通特各執一偏言之耳孔疏以為九賜之加盡在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後說斯窒矣且曲禮三賜不及車馬賜謂賜予人車馬重物為人子者雖多賜予人不敢及車馬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卽此義也本萬氏說此與九賜之三賜無涉孔疏又牽以為說尤非

記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句君

未有命不敢卽乘服也鄭元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
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其君君有命乃服應鏞說車馬
衣服皆覲釁命之等以為賜雖所當㝵然亦必致辭待
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王圻說必待君命自是人臣
敬愼之禮若依注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己乘服拜賜
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盧
文弨云當封建時天子雖為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
國亦㝵申尊左傳昭四季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
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
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

之注明有左證柰何不攷而妄譏之且君之尊畀卑于國卽父之尊畀卑于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于父王賜可不請之于君乎以周案盧氏申鄭甚確 右賜

異義云卿畀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畀世祿不畀世位父為大夫死子畀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

謂曾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孔廣林云鄭箴膏肓曰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鄭以世祿其常有功亦尋世位與許微異王制正義云鄭不駁指世祿言左傳正義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則據世位也以周案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見裳裳者華序上云古之仕者世祿亦非謂世位世祿不世位古今通

義公穀二傳亦止譏世卿之非與左傳合又公羊家說
天子大夫世祿不世爵諸侯大夫不世爵祿與王制文
同
鄭衆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
之子尋而耕之田也鄭元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
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
莽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以周案宅猶居也宅田
謂致仕者之田書酒誥越百姓里居傳云于百官族姓
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卽此經言宅之義

致仕之田畿內大國三次國六小國二十七見王制注大夫之子爲士士田謂大夫之子所耕之田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趙注孟子圭田五十畝云士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其實士田非圭田圭田無征見王制士田任近郊之地近郊之地稅十一是有征矣士田之士爲大夫之子非身爲士者也身爲士者無士田故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大夫有祿邑故曰食邑大夫之子爲士有士田故曰食田身爲士者無祿田其祿班之于君故周官有司祿主班祿

白虎通義云致仕者三分其祿以其一與之王度記曰

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沈彤云肯說謂大夫以上後說謂元士以下也以周案據鄭王制注致仕之田似與祿田等與白虎論二說又別

禮家舊說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是夏時采地之數周則公在大都百里卿在小都五十里大夫在家邑二十里以周案鄭以唐虞俑服殷周俑畿王制言縣內遂定為夏制其注尙書萬國之數又言夏畿內四百國與王制又歧異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據載師文畿內三等采地數公不數元士王制所謂元士不與其餘以為祿士是

也孟子蓋誤

鄭元云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今止于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稅入于王賈公彥云百里國謂大都五十里國謂小都二十五里之國謂之家邑井田之法備于一同今止于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蓋以此解之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次更疏者與大夫同在

家邑以周案鄭注大司徒以王制縣內之數爲夏之釆地周制未聞其釋小司徒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其意載師職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大夫倂家公卿倂都家邑大夫之釆地小都卿之釆地大都公之釆地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大夫之釆地當縣方二十里旁加二里半爲大夫二十五里卿之釆地當都都方四十里旁加五里爲卿五十里公之釆地當大都大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公百里載師是總舉釆地大小而言小司徒是據

稅入天子而言故注云然也竊謂載師所云當為封邑封邑與采地當分為二如以此為采地為世祿之田雖王畿千里終有所不容矣韓詩外傳云諸侯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雖其說與周官不合而分封邑采地為二斷不可易也以外傳推之公百里以三十里為采地詩箋以為萬夫地（周頌）卿五十里以十里為采地是卿之采地一旅也大夫二十五里其采地一卒與叔向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語合（參見封國門）古者收封不滅采吳起相楚悼王以為封君大衆貧國弱兵之道亡是

封君之祿二世而收葢亦收其封邑也惠氏禮說謂收
采地昉于吳起豈其然乎陳君舉據春秋事謂古采地
不世守斯雯失矣
鄭衆云公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謂公所食租稅得其
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亦然鄭元云
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
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
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以周
案當從先鄭詳封國門
皇侃云據小司徒注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

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曰卿備百邑論語曰百乘之家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惟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熊安生云以小司徒注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畿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

之地也左傳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
別又諸侯之臣賜地無常畀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
里之成以周案皇氏禮疏侯伯之卿百里反加天子之
卿三倍侯伯之大夫分爲二又與公之大夫不合皆不
可通其從論語義疏以百乘之家爲三公之采又言公
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說自遞異熊說
較爲近是胡氏釋官申其說云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
子男之國無孤采地當二等不必有中都公之孤方百
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
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

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
卿異侯伯之卿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
也子男之卿異于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
而為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
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
夫采地皆一成也竊謂大國之孤卿不得同天子之公
地方百里胡氏所說仍有未安凡祿皆依命數大國
之孤卿四命與天子大夫同則公之孤當如天子之大
夫地方二十五里其卿十里衛免餘曰惟卿備百邑備
百邑之卿即孤卿邑方二里鄭志據小司徒四井為邑

言之其說自確杜注以一乘名邑本不足據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據苟加言之爲二十五里也荀子云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則有五乘之地者諸侯之上大夫也有三乘之地者諸侯之下大夫也司馬法甸出革車一乘甸六十四井五乘三百二十井其地三成三乘百九十二井其地二成則大國之卿封邑三成其大夫封邑二成也小國之卿視下大夫二成其大夫一成易之訟二曰其邑人三百戸鄭注云小國下大夫之采地一成定出稅三百家是也但此爲卿大夫之封邑而非采地采地當

小亐封邑亘晉叔向言班祿之法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别上大夫而言卿卿謂孤卿也一旅之田爲一成成方十里則孤卿之受封二十五里視天子之大夫其采地直同天子之卿上大夫之受封三成視天子之元子其采地亦同天子之大夫所以爾者封邑必視命數與封國同授采則視其爵爲卿大夫之名同也王制所言天子之制多與周官不合爲所記係殷制其言諸侯之制與周初不甚異爲周諸侯之制即本文王武王爲殷諸侯時制王制言諸侯之大夫祿食七十二人大國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以叔向之言校

官

之其數相近是亦可證采祿與封邑之並別也若夫論語稱百乘之家記言家富不過百乘此爲賞田加田之極大者非特在正采之外并亦在正封之外也正采與加田皆無國征封邑與賞田皆參之一食鄭君誤以正封之邑爲正采遂謂采地亦有國征未是近之考祿田者既不知正采正封之分又不以邀命相比例毋以諸侯之臣動擬王國非特子男小侯百里難施卽此侯伯之國卿方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以爲采地傳其子孫百季之後無以待賢者矣

鄭衆云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不以美田爲采邑鄭

元云賞地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于臣以周案大司徒侯伯其食參之一謂受封者食大司馬下地食者參之一謂受地者食此賞地參之一食謂受賞者食受賞者食參之一則其二征于國惟加田無征鄭以此食為王所食誤先鄭據大司馬文為說食謂受賞者食是已但謂參之一即下地之不美田非謂賞地即采邑叚誤　又案古有采邑有叚受采邑又有賞地加田四者不同注家多溷懞如諸侯受采于始封以傳其子孫其有入王國為公卿大夫者叚受采地于京師詩還予授子之粲兮傳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此謂叚受

采邑也子產采邑傳諸子國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六邑子產辭受三邑此謂賞地也魏策王以賞田百萬祿公叔痤痤讓于吳起巴甯爨襄各賜田二十萬王曰公叔長者不可無諡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百萬為賞地四十萬為加田此賞田加田之分也采邑外之受采賞田外之加田身沒之後皆歸諸其君

沈彤云天子之官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邶下士食邑其庶人在官者食井若在內諸侯則公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邶上士食邑下士

與庶人在官者食井孤卿之大夫士食如之大夫之士食亦如之親王子弟之卿大夫士食如公次疏者之大夫士食如孤卿次疏者之士食如大夫以周案沈氏以命數定畿祿命數同者雖畿異而祿亦同此依鄭所推諸法可通

若在外諸侯則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子男之卿食甸下大夫食邱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以周案沈氏既知以命數定祿而于外諸侯之孤卿四命同天子六命孤卿之祿

自違其例沈氏自解云降止一等者以降二等則下士將不尋祿也不知古人惟卿大夫有采地有采地故有祿田上士或給祿田其中士下士之祿皆班于司祿故古人之言祿田者止分公卿大夫三等皆不數士且沈氏所據以定外諸侯之祿者一則據衞免餘惟卿備百邑之文以為百邑卽方二十里之縣此說可通一則據易鄭注三百戶小國下大夫采地以為小當作大是又非所據而據矣　又案祭統古者于禘賜爵服順陽義于嘗出田邑順陰義出者賜以采祿也小者賜采田大者賜采邑爵命屬陽宜采屬陰注以為古者賦祿以田國地非

計田以鍾故魏季成子食采千鍾曾子始仕三釜後仕三千鍾自李悝盡地力以石計田而當時賦祿亦有以石計者如燕王噲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事見國策及韓非子而齊蠶孟子之弟子猶曰萬鍾秦漢之祿俱以石計六朝有職分田一品五頃又有公廨田以供公用至唐內官賦以石外官賦以田無田者畝給粟二斗五代廢之至宋而復大藩長史二十頃及縣尉不滿五千戶者令四頃尉二頃其田每月不及十貫者支茶湯錢以足之宋之祿較漢唐為厚而猶不逮乎古云

白虎通義云天子大子食采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

尊之也大子食百里以周案天子大子有何食采事晉獻公使大子主曲沃將以廢之也非爲儲君嗣主地

鄭元云士旅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賈公彥云謂府史胥徒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又人祿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盛世佐云士旅食卽周禮之旅下士吳廷華云宫伯所掌之士庶子無祿給稍食者胡匡衷云謂未得爵命之士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卽此但未得正祿故謂之庶人在官趙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故奠禮特尊以圜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史胥

徒官長所除不命亏國君當為其之所不及以周案通言之府史亦有士偁如檀弓所擧晉國管庫之士注以為府史以下是也析言之府史胥徒未㝵偁士如周官之府史有異亏旅下士也士旅食即旅下士其祿同下士而非正祿故謂之士旅食其爵尊亏府史胥徒故謂之旅下士

鄭元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亏天子國君者趙岐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胡匡衷云古者有未㝵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

地官鄰長之類不言爵者皆是也諸侯之官降于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爲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以周案士之外于司徒者可充府史之屬士之外于學者可充旅下士之屬士之外于司馬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用爲上中下三等之士庶人在官者雖兼該府史之屬而以趙注未命士之說爲備禮經士旅會卽旅下士位當在府史之上其爵雖未命爲士而其祿已同下士故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胡氏以鄰長況之以爲未得九人正祿比諸府史之下殊誤王制云庶

人在官者祿以是爲差是有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之別趙注云庶人在官者其祿比上農夫指旅下士也若專指府史之屬儀禮疏謂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而無食九人之官王制疏謂庶人在官者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胡氏申之以爲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則府史之等自食八人以下然則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僅得八人之食乎八人之食孔疏且謂不足代耕矣不數旅下士則下士同祿亦未識同何人之祿矣 右祿

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鄭[元]云名

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祭祀養老之法度此于別
錄屬制度孔穎達云王制作于秦漢之際下正聽之注
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之語
則知是周亡之後以周案鄭駁異義云周禮是周公之
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其答臨孝存
問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如鄭所言
則王制作于六國之時非漢博士作矣盧氏之說本于
史封禪書後人多宗其說但攷封禪書本文曰文帝召
魯人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明年使
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建事據史所言

博士之所作者爲改[麻]服色之書本不名王制而其所
作王制則謀議巡狩封禪事故史于封禪書載之漢書
亦于郊祀志言之今禮記王制所記于改[麻]服色既未
之及卽篇內亦述虞書巡狩之文而于帝王之封禪制
度絕無一言則禮記之王制必非漢博士作明矣史記
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帝時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
篇　又案鄭注正聽之云正于周鄉師之屬明古有是
官也大戴文王官人篇七屬二曰鄉則任正卽此又云
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明漢官之所由別也疏非
陳汲云或者謂鄉遂其十五萬家大臣官吏至二萬三

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何足以養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士居人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人數勢不可辱兼者則各置焉以周案周官一書為設官分職而作故詳于分設略于兼攝遂統于鄉鄉以六卿掌其職六鄉之大夫百八十人六遂之大夫四十人亦兼攝者為多許君異義云周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蓋其餘為兼攝者與

周官冢宰治官之屬凡六十三司徒教官之屬凡七十九宗伯禮官之屬凡六十九司馬政官之屬凡七十司

寇刑官之屬凡六十六司空事官之屬亡劉歆以考工記補之凡三十余廷椿乃掇論冬官之屬初未嘗闕官皆襍出于五官之中作復古編王與之引申其說作周官補遺吳澄周禮考注邱葵周禮釋義竝宗其說然吳氏所編祗于司徒職中有與司空掌土相似者割入冬官余氏則于天地春夏四官內割取四十九官入冬官邱氏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論之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九夏官羨十秋官羨六五官內其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又于五官內別有裁核定為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

七以五十四官割入冬官近人知余王吳邱亂經之非乃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采錄凡二十有一曰司室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亏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亦襍漏無義

右論王制周官

胡匡衷云儀禮之例凡事省而官之供事者少則直舉其官事繁而官之供事者多則兼別其長貳（如射人有大射正小射正小臣有小臣正小臣師之類）直舉其官而不辨尊卑則無問官之

長貳皆直以官偁之如燕禮小樂正亦偁樂正之類辨其官之尊卑而仍有直舉其官者則皆謂其官之長如大射禮有司馬正正司馬師司馬正亦直偁司馬之類又有一篇之中長貳並見而有直偁其官非專謂其長者則為統舉全官之辭若燕禮之言小臣相工及大射禮射詔言薦司正與射人之類總未有既辨尊卑而佐貳之屬反直偁其官者若夫長貳不並見而專言其長或專言其貳者則以其長供事多而貳少故專亏其貳別之如燕禮特言小臣師在東堂下而其餘皆言小臣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而其餘皆言膳宰之類其官之貳供事多而長少故專亏其長別之如大射禮特言庶子正徹公俎而其餘皆言庶子之類此儀禮諸篇官名錯舉之例以周案胡氏此說有是有非後

有小臣師一人條辨之

右論儀禮諸官

受業淸河嚴遹
子家辰仝校

職官禮通故二　　禮書弟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春秋左氏傳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服虔云黃帝以雲紀䓁春官爲靑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卤火冬官爲北火云云以周案自大皞至黃帝其官制不可攷史記言黃帝立五行亐是有五官管子五行篇黃帝立五行以

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五官各七十二日而畢呂氏春秋亦有是語此服注皆以五方五色言之是上古之世皆立五官也　又案黃帝之官巳不可攷其軼見他說者黃帝置左右大監見史黃帝紀立四監見通典置李官見兵法置左右史見世本注有大醫見漢司馬相如傳張揖注有樂師見文選張衡思元賦注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厤正者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杜預云上四鳥皆厤正之屬官以周案此治天事之官在五官之外

者也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在五官之外曲禮所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亦在五官之外竝與少皞氏同

祝鳩氏司徒也鵰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以周案此為治民事之官卽曲禮所謂天子之五官在天官之後者也司徒司馬云云者以後世之官釋之非當時又有是名也

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以周案此猶曲禮所謂天子之六工

又在五官之後者也

春秋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皥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以周案傳稱為句芒等不言何帝攷楚語觀射父對昭王曰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據此則是在顓頊之世矣顓頊既立重黎等為五官其後即以重黎為號故歷高辛之世再居此職鄭語史伯對桓公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曰祝融是也鄭注尚書亦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是則自少皞至高辛亦皆立五官也　右上古官制

虞書乃命羲和分命羲仲和仲申命羲叔和叔馬融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鄭元云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四時亏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偽孔傳云此命羲和舉其目下別序之以周

案據馬鄭注竝以羲和為六官鄭注羲仲云掌四時曰

仲叔掌天地其曰伯乎僞孔傳從今文家說以乃命羲和卽是下文四子此總舉而下別言之則是止有四官矣但羲和六官卻非稷司徒等官稷司徒等官治民事者也羲和六官治天事者也堯命羲和伯仲叔以治天事猶少皥之有五鳥諸官也又有稷司徒等官以治民事猶少皥之有五鳩諸官也自鄭注合而爲一申其義者遂謂契之屬爲司徒者和伯皐之屬爲士者和仲伯夷以屬爲秩宗者羲仲其工卽冬官垂爲之垂之屬禹爲之禹之屬和叔爲之后稷卽天官屬爲之禹升天官則爲后稷時屬爲夏官司馬憑肊立說全無證佐楚語

觀射父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羲和爲重黎之後自唐至商代典其職不替夏中康時羲和廢時亂日難爲允侯所征亦非絕其世故觀射父有此語而謂堯育重黎之後舜即位即以五臣代之而失其官大縣稽矣

鄭元云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金鶚云唐虞五官秩宗爲木官司徒爲火官士爲金官司空爲水官后稷爲土官呂刑言伯夷禹稷三后成功士教祇德伯夷秩宗也禹司空

也弃后稷也皋陶士也惟不及契爲司徒而堯典名官以司徒繼稷則司徒必在五官之中矣秩宗即周之宗伯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韋注謂周禮則宗伯掌祭祀重爲木正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也司徒掌教教必以禮禮亐行爲火楚語顓頊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韋注謂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是司徒火官也士即周之司寇爲秋官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教民稼穡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皆以沴五行不及司馬者二帝尙德不尙兵以士兼攝之也論語舜有臣五人即此五人自說者數伯益不及伯

夷失之矣典樂爲秩宗之佐禮樂本一事也納言爲司
徒之佐禁讒說所以弼教也虞爲后稷之佐其工爲司
空之佐此四官當爲中大夫亞于五官合之爲九官以
淡九星婁之以五行爲重也鄭君增以司馬列爲六則
經文無此官共工之官不等故少皡氏以五雉爲五官
正不列于五官鹿虞時何得以其工列五官之內且經
文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稷降播
種爲地事何以爲天官此其說皆非也以周案虞書九
官首敘司空后稷司徒士已舉五官之四下及其工爲
司空之屬脟虞爲后稷之屬次敘秩宗爲五官之五下

及典樂納言爲秩宗之屬舜所命九官合之實五官當
時史臣紀事固秩如也虞亷司馬觀舜命臯陶之辭則
司馬實兼弓士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尙書大傳曰百姓
不親五品不訓則責諸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
之司馬則臯陶佀士兼後世司馬司寇兩職矣鄭君分
士與司馬爲二官又謂后稷爲天官後爲司馬其說本
弓緯書金氏據經亷司馬之文是唐虞祇有五官且稷
降播種是地事不㝵爲天官其說甚確但謂五官必法
五行而以司徒屬火官說殊牽强且重黎爲治天事之
官非治民事之官引楚語南正重火正黎以證秩宗司

徒仍沿舊誤楚語火正黎鄭君及韋昭皆謂火當作北
其說本是據此誤文以為司徒火官其誰信之
馬融說共工即司空鄭玄說禹作司空以官名寵異之
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
僉讓說虞為后稷之佐共工為司空之佐以周案馬氏
以共工為司空固誤鄭說唐虞六官數共工不數司空
亦非少皞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不與五鳩之五官並列
殷制天子六工亦不與典司五眾之五官同職則唐虞
五官宜數司空而共工不與箕子洪範八政亦有司空而
不及共工禹以司空進百揆司空為五官之一百揆乃

寵異之官亘禹作百揆自兼司空之職鄭以司空爲寵異官又謂百揆必屬天官則禹爲天官稷亦爲天官其說相悖因此又謂后稷本爲司馬明是遷就其說矣總之唐虞只有五官本不必拘周人天官作冢宰之例舜之作百揆以司徒禹之作百揆以司空當時五官同職本無大小卽周官以天官爲冢宰而其下五官亦不分尊卑故成王之時畢公爲二伯亞于召公而其職爲司馬以司馬與司徒宗伯之敘本不在其下也知此則禹作百揆不必舍司空而爲天官而司空爲五官之一共工爲司空之佐金說可從

虞書汝后稷鄭[元]云女居稷官種蒔百穀應劭云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以周案汝后稷與汝共工句法同共工者謂供此工事后稷者謂主此稷事后非官名稷非人名而此經曰讓于稷契曰稷播曰稷降播種並舉稷爲言者鄭注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僻是尊之辭也詩傳孝經並舉后稷爲言者周本紀云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邰號曰后稷是因主稷而後號爲后稷猶因供工而可偁爲其工也后稷爲後起之偁號而當其命官之初曰汝后稷本訓主稷與汝共工同例與伲士典樂亦同例宋本列女傳姜嫄傳

用此經作女居稷尤可證后稷當訓主稷矣宋本國語云咎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亦謂世主稷事今本脫世字非

虞書汝作朕虞漢王莽仿古改水衡都尉為予虞以周案朕與𠈁通𠈁古訓字說文𠈁送也从人灷聲古文以為訓字是也益作朕虞謂作訓虞之官也鄭語云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伯翳即伯益議百物故曰訓虞訓又與馴通訓之者馴之也經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五帝紀作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此並與官名𠈁

虞之義合後人牖化予解沿葬官而失之也

鄭[元]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嶽之事是謂四嶽謂之四伯羲和子亦分四嶽爲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僞孔傳云四嶽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嶽之諸侯故偁焉以周案鄭以羲和爲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嶽是謂四嶽其說本亏伏生書傳攷羲和爲重黎之後舊說皆然重出少皞黎出顓頊左氏傳有明文而周語大子晉說四岳姓姜賈逵韋昭皆以爲炎帝後左氏傳云許大嶽之[允]也杜注大嶽神

農之後堯四嶽也傳又云諸戎四嶽之裔胄也杜注四
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詩大雅崧高毛傳云堯之時姜氏
為四伯掌四嶽之事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申齊許
又史記齊世家云呂尚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然則堯時四嶽乃姜
姓而與羲和不侔混矣唐虞之時有羲和以治天時有
五官以屬民事有四嶽以主諸侯鄭注皆并合為一申
其說者處處牴牾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杜注云
日官天子掌厤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此語最確

又案周語以四嶽佐禹爲一王四伯是四嶽有四伯之偁也八伯之文惟見伏生書傳兮經傳無可攷申之者以八伯爲州伯更謬唐虞時州伯偁牧其州十有二書曰咨十有二牧　又案四嶽爲四官舊說皆同蔡傳兮舜飭二十有二人謂四嶽九官十二牧以四嶽爲一人本屬無稽而金誠齋偏信其說何邪

鄭元云甘誓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金鶚云甘誓六卿鄭謂卽周官之六卿不知周官所云六軍將皆命卿命者謂選將帥之才命之以爲卿非必使大宰司徒等六卿將之也六卿惟司馬掌

兵其餘或非所長且大宰至尊不尋屬于司馬又六卿悉出國事其誰理乎然則甘誓六卿亦謂六軍之將其數如卿耳不可據此而謂夏有六官也以周案鄭注夏官序官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然則六軍之將兼有六鄉之吏甘誓之六卿鄭亦不謂即冢宰司徒等六官且曲禮所言天官五官之文鄭君以為殷制則夏似亦立五官也 右唐虞官制

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鄭元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

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
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
偁以周案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攷
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
職名焉正官名據此兩疏則伏傳所云乃夏制也夏時
官名失傳難以明言故鄭注引周禮以況之然周人以
三公兼六卿當以領冢宰似司徒不當有公名書顧命
召六卿曰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僞孔傳云
大保畢毛偁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弟冢宰召公
領之司徒芮伯爲之宗伯彤伯爲之司馬畢公領之司

寇衛侯爲之司空毛公領之據此則三公領冢宰司馬司空明矣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鄭注以爲殷制則大宰之建自殷始也夏時不立大宰故曰司徒名公此亦夏立五官之一證虞時禹以百揆領司空夏制因之其三公之序當以司空公爲首伏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空公二曰司空公當作司徒公葢其徒據王制改之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上舉三公之次下舉天地人之次是三公以司空爲首箕子述禹九疇亦以司空司徒司寇爲次夏以司空公領司空而上兼百揆

其司馬公領司馬亦兼大理司徒公領司徒亦兼秩宗夏之五官以三公統領之是謂三宅三宅以司空爲首書立政言夏室大競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乃事卽司空司空掌事典也宅乃牧卽司徒司徒牧民之官也宅乃準卽司馬司馬平準之官也其後湯之三有宅文武之伱三事竝沿乎是合立政篇讀之而伏生夏傳之言益信　又案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卽虞后稷所掌書言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是其證三曰祀卽虞秩宗所掌四曰司空五曰司徒與虞官同名六曰司寇卽虞之士也七曰賓鄭注云若周大

行人是爲司寇之屬八曰師其司馬也夏自不窋失官後后稷廢兵刑分其制以秩宗司徒司空司寇司馬爲五官郎殷制之所因箕子陳八政首食貨見后稷之官不可廢定如禹舊也

伏生書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董子繁露云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白虎通義云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凡百二十官以周案伏傳一公三卿蓋夏書傳也繁露白虎論皆據以爲

說今文家之言也鄭注以古周禮說通之云一公兼二
卿與今文家言異
周語云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以周案此藉田徇農之禮也攷三王
之世以稷名官者惟夏周語祭公謀父言我先王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夏衰棄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是則夏
之中葉后稷已廢自後不復修其官矣而虢文公陳藉
田之典首云稷為大官又云古者大史又偁天子為王
則其所陳者必夏制所偁之官必夏官也農師農正為

后稷之屬官農正卽上文所謂農大夫大保大師爲三公大史爲羲和之屬官后稷司空司徒宗伯卽所謂五官特司馬無與于農事故不及耳

春秋傳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杜預云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書僞傳云遒人宣令之官以周案依說文遒迫也爲遒之或體趥行也爲遒之正字方言截劉歆與揚雄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玉海引作遒人軒車使者遒亦作逌）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劉氏逌春秋古文家言以

軒車別逌人明其為徒行之人也班氏食貨志云孟春之月羣居將㪚謂農事起也一本作春秋之月非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班志以行人易逌人用訓詁字也行人即逌人使者大師即軒車使者其義本劉許氏說文丌部云辺古之逌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丌丌亦聲讀與記同許引逌人記詩言釋辺字从辵丌亦以逌人為行人是漢師之遺說同也揚雄方言題曰輶軒其荅劉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又云臨邛林閭翁孺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讀逌為輶車之輶此漢師之別一說章樵古文

苑注輶當讀為遒失揚意近小學家或說遒為輶之借或說遒輶為遒之借皆未悉劉揚之意而軒車使者為采風之大師劉揚之意蓋同也周官無大師亦無遒人大師為兼職遒人亦臨事置與或以秋官之行人當之非也偽傳不用漢師舊說以為宣令之官徒從木鐸生訓攷周官以木鐸申令者有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諸職是官各有令令各自宣未聞有專司宣令之官也且遒人所令者采歌謠之言也遒人為采言置豈為宣令置哉為采言置遒人為記詩製迺字古人重其事爾　又案禹元孫之子微為夏司徒冥為夏司空見通典冥為水官見國語注相土為

司馬見詩疏引王肅注其士曰大理見月令注又有師
保疑丞見文王世子九牧嗇夫車正庖正牧正豢龍氏
見左傳虞人見夏小正匠見攷工記大史見呂春秋淮
南子亦曰內史見風俗通義和見史記陽官音官農大
夫瞽史鬱人犧人膳夫宰夫膳宰司里並見國語皆足
補夏官之遺
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
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
司寇典司五衆鄭元云此蓋殷制也周則大宰爲天官
大宗爲宗伯宗伯爲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

者衆為羣臣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
司寇司空為六官孔穎達云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
以一卿象天地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崇精問
焦氏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
荅云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
行并大宰即為六官也以周案曲禮所記與左氏傳郯
子之言取合天子建天官先六大為治天事之官與郯
子首述五鳥厤正之官相似次言天子之五官為治民
事之官與郯子繼述五鳩鳩民之官正同此外又有六
府六工以阜民財利器用與郯子卒述五雉為五官正

九扈為九農正亦不甚殊則此為周以前之古制審矣
逸周書大明武解云順天行五官候厥政是周初亦五
官也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與曲禮天
子之五官天子之六府並舉亦同鄭君以此為殷制焦
氏謂殷之五官幷上大宰為六官如其說則曲禮所記
官制又為周六官所自昉矣其實殷立五官為治民之
正職而別立大宰則主事神之事故謂之天官其制與
少皡同而周官則以官屬之事屬大宰而以宗祝史卜
之類別立宗伯故曲禮之五官可兼宗伯而有司士司
士當依左傳讀為司事士事古通白虎通云士者事也

左氏傳曰五行之官謂之五官殷之五官司徒主春爲木官司馬主夏爲火官司事主中央爲土官司寇主秋爲金官司空主冬爲水官董子繁露五行相生篇說五官之制曰司馬火司營土司徒金司寇水司農木說不可從

記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齊戒受質鄭

[元]云司會冢宰之屬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

齊祇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亏周宗伯之屬市司市
也亏周司徒之屬從從亏司會也百官三官之屬百官
齊祇受質受平報也以周案以尙書立政伏書夏傳戴
記曲禮諸文參之此蓋殷制也夏重司空以司空公領
司空而上兼百揆其司馬公領司馬而又兼司寇司徒
公領司徒而又兼秩宗五官之職以三公統攝之是謂
三宅成湯因之故書立政曰三有宅克卽宅此所謂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卽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也殷
重司徒故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亦大樂正爲殷
之宗伯大司徒領司徒亦兼宗伯故大樂正之質從大

司徒大司馬領司馬亦兼司寇故大司寇之質從大司馬大司空領司空亦兼市故市之質從大司空曲禮記殷五官之制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左傳佗司事蓋郎周之宗伯此又謂之大樂正亏大司徒三官之外又曰大樂正大司寇者明五官之制也市本小官故不言大特欲配下大司空舉之旨大樂正大司寇市之質必從亏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者明殷之五官亦如夏制以三公統攝之也司會爲冢宰之屬冢宰郎大宰曲禮記殷官制天官大宰不與五官分職故此司會之質別受亏冢宰不從亏大司徒三官至周乃以大宰與五

官同分職故歲終六官之長各攷其屬司會總主百官之歲會小宰贊冢宰而攷焉此殷制之別也殷官又有師保疑丞見文王世子父師少師見書左相見左傳卿士見詩內史車正見竹書大史見通典門尹守藏史見莊子司直見淮南子宋為殷後其官多承殷制見于春秋傳者亦可備攷

書偽傳云常伯常任謂三公九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王鳴盛云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

殿下俾制然則常伯卽漢侍中與偽孔三公之說絕異古文苑卷十六胡廣侍中箴云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據此則幷常任亦為侍中之職說文攴部云攸迮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攸常任迮為廹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蔡邕石經同綴衣亦作贅衣古通江聲云常攸常任準人卽夏商之三宅文武之三事也下文俾夏臣告其君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又俾湯用三有宅克卽宅是夏商官制皆有三宅又俾文武立政以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相為比況則準夫卽宅乃準牧卽宅乃牧而任人為宅乃事亦可知此文準人卽文

武時之準夫夏之宅乃準也常任則文武之任人其在夏則為宅乃事矣以此推之則常伯卽所謂牧鄭注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則牧伯同職也而故伯則同字以周棻常伯卽下牧夫常任卽下任人準人卽下準夫江氏推比經義甚當其說本于蘇氏但此總言官有此三等而非實職故下曰仡三事牧夫以仡長民之官任人以仡任事之官準夫以仡平浤之官夏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湯曰三有宅文武曰仡三事明三代之興王皆有此三等官也夏商五官與周六官皆分仡三等如司徒掌敎宗伯掌禮皆牧民之官所謂

牧是也司馬掌政司寇掌刑皆準法之官所謂準人是
也冢宰之屬主王飲食起居之事司空之屬主國宮室
溝洫之事皆為任事之官所謂任人是也分之為六官
合之為三事故天子立六卿為備官諸侯立三卿亦備
具官為六官實三事也古人統舉六官之屬多賅之曰
三事詩十月之交曰擇三有事雨無正曰三事大夫常
武曰三事就緒並是統舉六官之屬春秋時謂之三吏
成二季注說文事字从吏古音義近
文王武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
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大史

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偽傳云文武法禹
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三事虎賁綴衣
趣馬三者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
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小臣猶擇人况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為褻紾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
其任乎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
衆掌常事之善士皆擇其人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
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以周案此
文武為諸侯時之官制也立政首曰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上舉三事之大夫下及綴衣虎賁之微臣統辭

也此言文武之立政曰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亦統舉之辭下又別言虎賁綴衣至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明諸臣皆有三事之責也文武為諸侯時國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牧誓篇同司徒為牧民之長官司馬為準夫之長官司空為任人之長官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蓋司馬之屬百官庶府總言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趣馬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等官綴衣蓋卽弁師之類孔疏綴衣大僕也小尹蓋卽小臣孔疏馬一匹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小官也左右攜僕卽大僕之屬孔疏以為寺人內小臣等未是大都

小伯蓺人䀇司空之屬官也
司空掌邦事度地居民故有大都小伯即小
都蓺人謂埶蓺之人如攻工記輪人諸職或曰蓺古樹
蓺字蓺人即嗇夫覲禮注云嗇夫司空之屬謂之表臣
者古之疆里各有表識也上下兩言百司皆屬總結之
辭大史尹伯䀇司徒之屬庶常吉士亦總言司徒之屬
官也殷制大史屬天官大宰諸侯三卿以司徒兼大宰
故大史為司徒之屬尹伯䀇即其屬大夫庶常吉士庶
之言眾亦總結之辭常之言典謂典司也庶常猶上文
云百司常伯常任義亦訓典䀇殷有此官名也司徒主

教故以吉士屬之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卿酒誥亦謂之農夫圻父宏父亞旅次亏卿爲五大夫梓材亦謂之尹旅三卿五大夫亏末總結之與上佀三事總舉相應周制諸矦立三卿五大夫卽本文武之立政天子立六官亦卽本文武佀三事而兩之故周公戒成王以此此下亦屢以立事牧夫準人統舉而主重尤在牧夫準人牧夫爲教禮兩官準人爲政刑兩官全篇大義如此

僞孔傳云伯相邦伯爲相則召公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孔穎達云非國相不㝵大命諸矦故改言伯相劉逢祿云伯長也伯相卽大僕正射人師氏

檖云經止言命士須材非大命諸侯也且事之大孰如
迎太子經止偁大保命士須材乃以伯相爲尊失輕重
之辨矣凡言相者皆非官名此相卽上文相被冕服之
相鄭彼注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然則此相亦
大僕也伯者立政所謂常伯也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
伯任侍中殿下偁制漢百官表侍中得入禁中故士須
材伯與相二官竝命之一則出入禁中亏事爲便一則
正王服位本其專職以周案相取贊相之義相國偁相
相家亦偁相相禮亦偁相諸言相者皆空覛文立訓初
無定職上文相被冕服鄭注以事推之以爲大僕其職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茲言伯相命士須材材謂椁及明器非大僕之職掌也伯長也上也伯相其大宗伯所謂上相者與古者啚必有相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啚亦如之是王之大啚以大宗伯為上相之證也須材之須江艮庭讀為頮引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以證竊謂檀弓之布材即士喪禮之井椁此材以椁言禮云獻材于殯門外主人徧視之如哭椁此材以明器言書之須材該指椁與明器孔疏所言是凡視材哭材皆主人親之王則使小宗伯代之小宗伯云王崩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是則小宗伯亦相者

也所命之士亦卽小宗伯所謂執事也小宗伯亦為大器之相故大宗伯謂之上相亦謂之伯相下文大宗亦大宗伯小宗伯之上者又與大宗伯同儐上宗為與諸臣並行吉事故儐其官此越七日癸酉為旣殯之明日欲別其相器之尊名特曰伯相所謂變文以見義也

鄭眾云冢宰大宰也亏百官之職無所不主鄭元云冢宰總御眾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也變冢言大者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亏王則儐大冢大之上也以周案周之冢宰卽唐虞之百揆也上古之世惟立一相管子云黃帝得六相左傳云舜舉十六相皆取

輔相之義非謂宰相也左傳云仲虺為湯左相與慶封為左相義同謂輔相也古輔佐字佗左自孟子趙注因仲虺左相之文疑伊尹為右相詧志遂云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非也周之天官曰大宰卿一人六命其入命為公總理百官者謂之冢宰冢宰一人則舊說周有三相二相者亦非矣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申其說者或謂三公皆宰相但不必備爾或又謂周止以二伯為相一相處乎內如周召分陝之時周公處乎內而召公處乎外

所謂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者是成王之時召公處乎內而周公處乎外所謂周公初于新邑洛者是王氏玉海云召公畢公並為二伯以相康王時召公為冢宰畢公為司馬爲當不並立于王朝乎至康王十二季命畢公保釐東郊于是畢公處乎外而代周公為東伯則亦久矣王說是也竊謂周之三公虛號也二伯兼官也其宰相號曰冢宰必大宰之職兼二伯而位在諸公上者也其單曰二伯曰三公曰大宰未必皆是宰相何以言之三公八命見典命職二伯九命見大宗伯職大宰卿六命亦見典命職成王之末召畢毛皆俌公是三公也召

公主西方諸侯畢公主東方諸侯是二伯也而顧命之
召大保奭爲冢宰而畢公位在芮伯彤伯之下毛公又
居衞侯之下皆非宰相則三公非宰相之名二伯亦非
宰相之職也三公二伯爲六卿之兼官而六卿以天官
爲長故冢宰屬諸天官然天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六命
而冢宰八命則冢宰與大宰有別矣大宰爲冢宰之兼
官而非卽冢宰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大宰之事可謂之
宰不可偁大宰更不可偁冢宰聘禮宰命司馬大射儀
宰戒百官鄭注曰宰上卿貳君事者左傳偁蔿敖爲宰
國語言鮑叔爲宰之類皆正偁其曰武請亏冢宰單求

大宰皆僭也春秋之世以大宰冢宰為上卿執政者之號武請亏冢宰請亏上卿之執政者也翬為魯卿而非執政將以求大宰求以上卿執國政也凡執政不必皆上卿齊任管夷吾魯任叔孫婼皆位卑而執政時國高季孫位雖尊而權反下並不得儕大宰惟以上卿執國政以是號之此春秋之禮也若宋之大宰向帶卑亏六卿鄭之大宰石㚟為良霄之介楚之大宰子商大宰伯州犁班在令尹下尤為侯國變亂之制

白虎通義云冢宰冢者大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以

周棻王度記之冢宰字當佗大宰其戠如天子之大夫蓋據殷制言也曲禮篇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大宰之戠與大史大祝同職是大夫也周官則大宰視卿鄭眾說冢宰大宰也詩曰家伯維宰謂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王肅等說家伯維宰謂小宰若冢宰不當在司徒下以周棻詩家伯維宰謂大宰其文在司徒下者便文以叶韻雲漢冢宰亦在庶正下此詩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皆同王肅之說非也然鄭以為卽冢宰亦未盡是冢宰與大宰有別冢宰為秉政大宰為庶職時秉政者皇父故曰卿士

家伯特主天官之職而已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宰家伯
最是
鄭元云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宰宰夫之屬也宰
右執鐙左執蓋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胡匡衷云經云
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
以不位于東夾南而位于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
宰東北則宰明內宰可知以周案天子有大宰有小宰
有宰夫有內宰凡單偁宰者皆大宰也諸侯無大宰有
小宰而宰夫內宰屬焉禮經之偁宰者有四覲禮之宰
為冢宰大射聘禮之宰為司徒公食禮之宰為小宰士

冠士昏禮之宰爲家宰凡曰宰皆㑭其長
書洪範卿士師尹孔穎達云師衆尹正衆正官之吏謂
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詩赫赫師
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亦是衆官之長故名同以周案據
詩毛傳鄭箋赫赫師尹之尹乃姓氏非官名此云師尹
謂司徒司馬諸官卿士則謂冢宰也冢宰唐虞謂之百
揆殷謂之卿士商頌云降予卿士實維阿衡謂冢宰也
冢宰不必出天官故其後天官亦列庶職而別有執政
亦曰卿士故詩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在番維司徒之
上常武曰王命卿士在大師皇父之㣲孔氏此疏未是

詩鄭箋云皇父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亦未得
江永云周初官制冢宰總百官後來改制總百官者謂
之卿士而宰爲庶職故皇父卿士㝡尊在司徒與宰之
上平王時鄭桓公武公雖爲司徒而實爲卿士後以號
公忌父爲之則宰咺宰渠伯糾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
之冢宰也說春秋者猶以冢宰言之疏矣以周冡冢宰
與大宰本別總百官曰冢宰主天官曰大宰鄭注序官
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别職于王則倂大冢大之上也分
别甚明周初冢宰以大宰主天官者爲之故周官于大
宰職曰冢宰其後爲冢宰者不必天官如鄭桓公武公

以司徒位冢宰故當時又改從殷制偁之曰卿士其大宰退爲庶職故亦不偁大而但曰宰詩之家伯維宰春秋之宰孔宰周公皆大宰也然宰雖刿庶職𠭊猶視卿白虎通引王度記云如天子之大夫非周制

書僞傳云亞旅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杜預云宋葬耦請承亏亞旅上大夫也一說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以周案成二年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三帥上大夫卿亞旅爲衆大夫

書康誥剢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鄭元

云訓人謂師長僞傳云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惟
其正官之人亏小臣諸有符節之吏以周案庶子即諸
子掌國子之倅訓人當依鄭注訓爲師長大宰所謂師
以賢得民是也正人者庶士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
釋詁曰正長也其副謂之少正酒誥曰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鄭有少正公孫僑晉有少正卯即此官也庶士
之正如師氏少正其保氏與庶子訓人正人皆有教人
之責經文外字統此庶子訓人正人三官言對下小臣
之左右君所者是內故謂之外正人所以亦偁外正下
文曰亦厥小臣外正即承此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爲

文非別一官也小臣為大僕之屬其職曰掌王之小命
凡傳命皆有節馬注秦誓云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彼
為軍中之節此為宮中之節故別曰小臣諸節明此諸
節非在外之傳命者也舊解名謬
異義云今尚書夏矦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
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
大師大傅大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
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

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大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以周案許意古說為周制今說為冄代制也但三公為六卿兼官非實職師保傅又為三公兼職亦非其官名故鄭注地官師氏云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也賈疏云鄭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昇師保之傅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則三公自有師保之名何也鄭荅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禮注鄭志義皆精覈知此則宋儒之毀周

官者謂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尙非成書其亦可以息喙矣

鄭元云周官序官鄉老則公一人老尊偁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敎其要爲民是以勵之鄉旁李惇云鄉老葢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古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此民閒之偁非可通于朝廷鄉中之賢謂之老則可偁之以公儼然與在朝之三公竝尊有是理乎以周案入而論道謂之三公出而敷敎謂之鄉老從鄭注天子六鄉二鄉公一人宋爲王者後立四鄉二師令

四鄉正二鄉師一人亦仿周官

毛詩說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鄭衆說大夫出爲子男五命子男入爲卿六命鄭元說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百讐詩變七言六者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于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賈公彥說先鄭出加入亦加毛君則出加入減鄭君出加入則不加不減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諸侯入爲王卿大夫以爲榮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明入亦不減以周案毛公之意無衣首章言七

就瞀侯本服言𠀤章言六就使者本服言序云請命乎
天子之使而伦昰詩傳云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賈
云出加入滅實非毛意又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
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孔疏云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
亐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亐封畿卽
㬰加命昰毛公之解出封加一等實與𠄘鄭異也王之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畿內之命皆耦數其
出封必加一等始合畿外奇數說詳𧘇服㸦
孔頴達云八州八伯鄭志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
之吏主之伯卽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亐邦國建其

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以周棻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州長在外本偁伯王制所謂方伯是也入天子之國曰牧避二伯之偁也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偁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偁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偁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𠭖上千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旣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也伏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八伯鄭君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八牧八伯豈其

然與畿內之伯蓋亦二伯中一人兼之
司馬遷云太公亏齊兼五侯地班固云亦五侯九伯之
地服虔杜預說五侯公侯伯子男五等之侯九伯九州
之伯鄭元云周制每州以一侯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
九侯十八伯太公為東西二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
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若征五
等之侯九州之伯與天子何異何夾輔之有王引之云
五侯九伯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列九州之伯侯言五伯
言九互文耳五服即九州也以此案馬班說齊封內兼
有五侯九伯之地與對伐楚之言無涉杜服之說近是

鄭說州有二伯經無見文王說鑿空亦非典實攷九伯起自商周五矦則虞夏以來未之有改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虞分十二州故曰十二師亦曰十二牧夏復九州則九牧也商周因之謂之九伯周官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茲伯爲東西二伯其八命之牧卽州伯也避二伯名謂之牧故州伯入天子之國曰牧左傳云貢金九牧于牧云九則信之于九伯轉有疑乎虞之咸建五長文在外薄四海之下是主四海諸矦者故曰長虞之五長周謂之五矦五矦主四海之蠻夷九伯主九州之諸矦詩王錫韓矦以主北貊是五矦之一

也晉侯獻俘襄王策命爲侯伯總制夏夷是五侯九伯
兼官之一也五侯九伯竝同八命之牧而太公爲周太
師上公也其襃如九命之伯位在五侯九伯之上故有
女實征之之命對楚言此見楚在南蠻雖長諸國亦我
所𢪛征也況楚子乎見伐何怪
孔穎達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
在五官之中卽出爲分陜二伯也堯時四伯故詩崧高
注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
傳曰元祀巡狩四嶽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
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天子之

老二人曰二伯以周案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云是伯分主東𠧪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𠧪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此隱六季公羊傳文鄭引此者明此伯為五官之長是相之處乎內者也其處乎外之伯統亏九州之牧是為九牧之長則九州之有九伯亦其一證也

記明堂位篇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東晉所出尙書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鄭元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官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葢謂夏制也以夏周推舜後之塈
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
得如此記也以周棠明堂位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
官之以職計者也昏義王制又舉其副貳之官云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官之以人計者也夏
殷之官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可依周官序官推之兩
文互異義不相妨又攷劉向說苑君道篇湯問伊尹曰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臣術
篇伊尹曰三公所以參五事也九卿所以參三公也大
夫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大夫也據此則昏義王

制所言似是殷制鄭君以此爲夏制其說本于今文尚書家許君異義云周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杜氏通典云周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近沈冠雲佗祿田攷以爲五分取一以例冬官六官凡五萬九千三百餘人楚語觀射父云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姓有徹品十于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官數之雜稽久矣

鄭元云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孫希旦云此大夫元士惟謂其屬亏九卿者若周禮大宰之下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者非謂天子大夫元士之數止亏此也鄭氏以此爲夏制非也以周案三公三孤不必備其實職止六卿而已作王制者欲爲三倍之法起例故合三孤爲九卿其云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專舉副貳言之非統言其隸屬之官周官大宰記邦國都鄙官府三等之官其立文與此同鄭注施灋官府以爲建其正謂冢宰司徒等六卿立其貳

謂小宰小司徒等六中大夫設其攷謂宰夫鄉師等六下大夫亦專指其副貳之屬爲說則邦國之典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亦專舉其副貳之屬可知矣鄭注設其參爲三卿傅其伍謂五大夫陳其殷殷衆也謂衆士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爲證則王制所云大國次國小國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云云亦專舉其副貳之屬可知矣下節如此則此天子之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亦專舉其副貳之屬可知矣周官大宰卿一人其下副貳之屬有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

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其官皆加上一倍六職
並同王制所言大夫不分二等其官皆居上之三倍故
二十七大夫較周官爲少八十一元士又較周官爲多
然依王制所言其副貳之屬止有元士不置中下士周
官則有上中二等士其下士亦不置旅下士與下士異
特較府史少尊耳合上中二等士統計之王制所云士
數仍較周官爲少則其所記官制雖難斥言是夏亦必
在周官之前矣鄭君注王制㞕以爲殷法此當仍以爲
殷制舊說王制八十一元士之下復有中下士亦居上
之三分誤或說周官旅下士卽下士謂六卿副貳之屬

兼有三等士亦誤右夏商暨周初官制
王與之云王者之官公卿大夫士而已自王室最諸侯
僭列國之大夫皆僭儕卿故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
儕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或者因周官目錄以中大夫
為小宰不見上大夫乃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之說不
知王制戰國之人為之又引晏嬰之言為證不知晏嬰
言惟卿為大夫謂今之大夫古之士也惟今之卿斯為
大夫亘此語甚明注家虛與傳牾乃謂其遜辭以荅家
老此豈平仲之恉以周案一書有一書之例春秋經言
大夫不言卿周官敘目言卿不言上大夫其例別也王

制上大夫卿正明其同旨晏子據古禮爲言公羊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無大夫今禮所偁爲大夫者實古之卿禮也故曰惟卿爲大夫次點所言皆似是而非

崔靈恩說據周制而言諸侯三卿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五大夫謂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以周案王制言諸侯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亦舉三卿副貳之屬言非此外無大夫士也周諸侯之制

用文武未為天子時之法故周官說邦國設參傅伍與般諸侯制盡同云下大夫者對上大夫卿言之也周官序官書卿不言上大夫明上大夫即卿也王次點云卿自卿大夫自大夫不可以序官無上大夫而指卿即上大夫此說未是若分而言之此五人中小宰小司寇又為下大夫之上其釐亞亏三卿故禮經謂之小卿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左氏成三秊傳文同既有三卿又有上大夫則此上大夫謂下大夫之上者與上大夫卿異也呂伯恭云周禮書卿便無上大夫至春秋始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㝵制度壞處說亦未當

上大夫卿為正卿但曰上大夫卽小卿謂小宰小司寇
小宰小司寇旣為上大夫其曰下大夫五人者其祿與
下大夫同故王制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其曰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不言中士下士者三卿下
副貳之屬不置中下士與天子六卿無下士官同法鄭
注大宰職之邦國陳殷置輔引王制上士二十七人又
以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續之未審記意崔說五
大夫本公羊傳何注三卿下無宗伯崔氏說是或云魯
有夏父弗忌為宗伯當有小宗伯而無小宰此說亦誤
曾子問篇小宰升舉幣是諸侯有小宰夏父弗忌為宗

人非宗伯詳宗人下　又案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五大夫小宰小司寇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此諸矦通制也楚亐大司馬下立左右司馬僖禮齊亐司徒外有鋭司徒䢸司徒（成二年）晉衛亐小宰外有左宰（襄二十三年）有右宰（隱四年顧氏大事表云魯有左宰郎當復有右宰衛有右宰郎當復有左宰）別官猶縣士謂之野司寇也（昭十八年）

鄭[元]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或云容有致仕之老或云統公卿大夫言或云兼寄公言或云以附庸言或云諸公為臣尊其君之儐左傳曰吾公在壑谷以周案諸公官名以別其君之儐公

也夏官有諸子職亦以諸名官爲其副貳國子曰諸子
爲其副貳國君曰諸公其義一也自鄭注以公爲官名
諸爲衆辭異說由是沸起攷王制言三監本非周制不
尋援以爲證且儀禮之例凡衆辭皆偁衆如衆賓衆主
人衆耦衆射者衆工衆笙之類皆不偁諸則諸公偁諸
非衆辭明矣鄉飲鄉射大射皆偁諸公大夫大夫非一
人不偁諸大夫何獨弓孤卿一人偏偁諸公則諸公爲
官名非衆辭夏明矣吳中林主致仕之說胡氏釋官謂
其說在鄉歓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
言之不尋有致仕者竊謂吳說弓大射固不合卽鄉歓

亦不可通鄉飲禮鄉大夫為主人其孤卿大夫之致仕者曰鄉先生鄭注冠禮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注冠義云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鄉老曰公致仕則曰鄉先生則諸公中兼致仕之孤明矣又攷鄉飲云有諸公則辭加席燕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不兼卿大夫禮諸侯不臣寓公附庸之君諸侯亦不純臣大射禮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有寄公及附庸之君且鄉飲為鄉大夫禮鄉射為州長禮寄公附庸君詎容來與大夫儕公末世僭禮要

不足為訓

孔穎達云祭統祭之日一獻卽尸歆五君獻卿時也以酳尸旉皆爲祭事未暇策命至尸食已畢始可以行爵賞若天子命羣臣特假于廟不因常祭之日以周案祭統所言爲諸侯賜爵之禮與天子異說已詳上卷中方望溪以此爲特假于廟故簡其禮而用一獻天子諸侯所同也斯說似是而實非下文言于祫發爵明是因常祭之日非特假

鄭元云小卿命于其君者也崔靈恩說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

一小司空司馬下惟置一卿小司馬也故公羊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胡匡衷云大射禮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下云小卿賓西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于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卽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偁小卿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故獻大夫

直云繼賓以卤東上不云繼小卿足證小卿爲大夫矣
注非是以周案諸矦三卿其執政者謂之冢卿其餘曰
介卿亦曰亞卿五大夫中小宰小司寇亦掌大政與小
司徒小司空小司馬之專爲副貳者別謂之小卿其𡚁
又下弓亞卿也其實大夫無卿名大射禮小卿賓卤東
上謂小宰小司寇其繼而東上之大夫謂小司徒小司
馬小司空等同爲五大夫故同面亦同上其東面北上
之大夫謂五大夫外之大夫故與小卿異面亦異上雀
胡兩說亦未盡是
鄭元云曾子問諸矦將出命五官而後行五官五大夫

典事者金鶚云國政掌于三卿豈有命大夫不命三卿之禮葢諸侯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其宗伯司寇亦掌大政故雖為大夫而尊與三卿並舉不與小司徒等三大夫同三卿合二大夫為五官以周案大戴記千乘篇云千乘之國設其四佐列其五官四佐卿也大國尊置孤一人合三卿為四也五官五大夫也鄭注本此但古人言五官多不專指五大夫管子大匡篇管子趨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墨子節葬篇王公大人蚤朝五官六府並為總舉卿大夫之辭葢三卿亦攝五官言五官而三卿五大夫俱該之矣金氏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

及下宗伯司寇之大夫爲說頗嫌牽合又五大夫𦈡宗伯禮經之小卿當爲小宰小司寇聘禮大射禮之宰爲司徒鄭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宰是也公食禮之宰爲小宰鄭注以爲大宰未是小宰㝵與司徒同備宰者一攝冢宰之職一掌冢宰之事故㝵同備是小宰尊于五大夫也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葢由小司空爲小司寇也而言大司寇者崔靈恩云侯國惟一司寇故亦備大司寇是小司寇尊于小司徒小司空等官也

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

士為少師鄭元云士冠禮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
鄉先生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賈公彥云鄉飲酒
與鄉射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
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其
實亦當有士也以周案卿大夫謂見為仕者鄉先生謂
一鄉中之老而致仕者今本鄉大夫之鄉亦仡鄉誤周
官序官鄉大夫毎鄉卿一人設樊堂謂本鄉之仕為大
夫者亦為鄉大夫此說無據禮經于本鄉卿大夫士之
致仕者曰鄉先生其見為仕至卿大夫者曰遵無鄉大
夫之名鄭注云遵者鄉之人仕至大夫者鄉先生卿大

夫致仕者

賈公彥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郕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季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胡匡衷云家宰尊于邑宰其祿各下其主一等諸侯之卿尊立大夫一人以爲宰陽貨爲季氏宰而孟子云貨以禮大夫有賜于士檀弓陳子車死于衞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家宰爲大夫之證若邑宰則士爲之喪服傳室老士

賓臣注云士邑宰𥙊記士居𡎺室注云士亦謂邑宰是
也以周案家宰亦謂家相亦謂之室老鄭注特牲禮云
宰羣吏之長又注士昏禮云老羣吏之尊者是家宰尊
于邑宰也喪服傳云室老士貴臣鄭注云室老家相也
士邑宰也于邑宰直曰士而家宰則曰室老不舉其氏
為家宰之職視其主為尊卑也論語孟公綽為趙魏老
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以同氏相比方或謂卿之家
宰亦士陽貨妄以大夫自居此說未是但卿尊以大夫
為家宰而其偁則曰家大夫
孔穎達云公邑偁大夫私邑偁宰以周案此據大判分

言之亘若通言私邑亦偁大夫如成大夫公孫朝是也
公邑亦偁宰如王犯嘗爲武城宰是也然邑宰偁大夫
皆僭
胡匡衷云特牲禮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私臣則士
臣而注疏謂士無臣非矣又攷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筮
人卦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
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
隸人遂匠之屬公家之臣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
泥于士無臣之說依違遷就無所攷證敖氏繼公則謂
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于私家者其

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于私家惟喪禮百此篇助祭之
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必公家使之也昏禮舅姑旣
沒婦奠菜于廟有祝帥婦以入登婦之廟見公家亦使
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
私臣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
臨事設之以共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
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于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
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
是也以周案士之有臣無臣以有地無地而分喪服斬
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

注君傳曰君至尊也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卽據此傳爲文經與注並不及士賈疏遂謂士無臣雖有地不得君偁其疏各篇士禮皆本此義以爲士無臣其實喪服之經注不舉士者士之有地者絕少非公子卿大夫宗子之爲士者不能有地有地亦得偁君偁君亦有私臣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鄭注引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此士有地有臣之證矣若無地者卽有己所辟除之府史士不得純臣而君之大夫之無地者亦然故孔子自謂無臣未嘗敢臣門人原思輩此有臣無臣之別也冠昏喪祭數篇士禮注家或

謂是身為士之禮或謂是大夫之子為士禮有臣無臣義㬉參存賈疏謂士雖有地無臣胡氏謂士無地而㬉有臣並與喪服傳君為有地之文相違胡氏又謂公有司若士之僚友同為臣于公其私臣亦臨事設之以其職此說較敖氏為通　右諸侯大夫官制

鄭元云君命屈狄君女君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于朝妻榮于室也以周案君謂平諸侯周封上公之國惟杞宋與魯魯夫人副褘非君命屈狄通制宋夫人㬉服褕狄其餘平諸侯之夫人皆命以屈狄鄭注君訓女君未是或說侯國夫人

其君命之不受命亏天子要誤記曰夫人之不命亏天子自魯昭公始凡五等諸侯之夫人皆受命亏天子
鄭[元]云凡世婦以下蠶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𢑴服其服矣以周案世婦奪繭之服爲特命不依命次其它皆如男子之命次以命其服或說其它不命誤 右婦人斖命

受業無錫范𩒻仝校
子 家 鑄

職官禮通故三　　　　　　　　禮書第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小宰掌凡宮之糾禁若今御史中丞干寶說同王應麟云徐氏微言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庸成說以周案鄭注舉漢官以況周官有二例其直況之者如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尚書是儗之以其官也其注序官不以況而況之之職內所掌之下者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曰若今街彈之室皆儗之以其事也此舉漢御史中丞以況小宰亦謂其糾禁宮事同爾

西漢御史大夫秩比丞相非冢宰之屬固不辱況小宰其中丞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主糾察百僚東漢無御史大夫建安時始設之其御史中丞屬少府乃糾察宮事故鄭舉以況之非直儗其官也後人直以中丞官儗小宰惠半農因以此為干注非鄭注皆未諳注例者也

周官有宰夫復有膳夫禮經亦有宰夫復有膳宰鄭元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宰夫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以周案周官宰夫掌朝覲會同賓客之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膳夫則掌王之食飲膳羞而已此二職之別也經聘禮公食大

夫禮食異國之大夫使宰夫設飧歸乘禽具饌設黍稷膳稻燕禮爲君燕其臣則膳宰具饌薦脯醢設折俎諸羞諸公卿是侯國之宰夫掌四方賓客之飲食與天子宰夫同膳宰主君之飲食與天子膳夫亦同也春秋傳偁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膳宰事而使宰夫主之是春秋時以掌朝聘膳獻之宰夫亦主人君之膳羞其職與膳宰不分其名亦遂相淆故左傳云膳宰屠蒯而禮記則云贊宰夫傳又偁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則偁爲膳宰胡氏釋官論此甚詳而以燕禮之主人爲膳宰非宰夫則非也或說天子有宰夫復有膳夫諸侯

止有一官合而偁之曰膳宰或襲天子之名曰宰夫此欲求通于傳記與經燕禮主人膳宰竝偁終有未合
鄭元云燕禮賓大夫也主人宰夫也賈公彥云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胡匡衷云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賓之爲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爲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主人爲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以周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諸侯之臣降等則宰夫士也大射儀宰夫有司薦疏云諸侯宰夫是士宰夫有司是宰夫之吏府史也較此詳明胡氏駁此疏宰夫

大夫之說是其云燕禮主人非宰夫夫未是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聘禮記亦云宰夫獻

鄭元云使宰夫爲獻主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胡匡衷云經文宰夫當作膳夫注天子當作諸侯陸氏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是經本作膳夫故鄭云主膳食之官注使膳宰爲主人文王世子文彼云公與族燕言公則非天子疑經本作膳夫而注以諸侯膳宰釋之也以周家宰夫掌四方賓客之膳羞膳宰掌其君燕食之膳羞燕禮爲燕其己臣故使膳宰主膳羞而宰夫無其事故使爲主人經云主人筵前獻賓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明主人與膳宰別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非有字譌聘禮記亦云宰夫獻矣燕禮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天子膳夫為獻主燕義注天子使膳宰語似兩異賈疏云知主人是宰夫者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是也云天子膳夫為獻主者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是也燕義注云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則是膳宰膳夫一人也上文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者欲見天子諸侯之臣名異而實同也據此則燕義之注亦非字譌矣胡氏據王與臣燕以膳夫為獻主公與

族燕以膳宰為獻主遂謂燕義之宰夫為獻主聘禮記之宰夫獻皆當作膳宰緣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記者亦沿其稱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此說未敢遽信

鄭元云燕禮記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者尊君也膳宰卑于士羞卿者小膳宰也者膳宰之佐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者謂于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者欲絕于賓羞賓者亦士賈公彥云經直云請執冪與羞膳不辨其人故記人言之云膳宰卑于士者言膳宰別小膳宰也以其下云羞卿者小膳宰明于君者

士也士尊于小膳宰也若然士則膳宰之長者故下注
小膳宰云膳宰之佐也胡匡衷云注添膳宰卑于士句
遂致疏冄後紛紛不逮不知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
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為之長亦當以下士為之佐小
膳宰葢下士之屬肴膳者卽膳宰凡諸侯之臣降于天
子一等以周案燕禮獻賓薦脯醢及設折俎皆使膳宰
于公則士薦脯醢宰設折俎異人是士與膳宰有別也
賈彼疏云士尊于膳宰君尊故使士薦諸侯膳宰當天
子膳夫上士二人諸侯降等膳宰則卑故記注云膳宰
卑于士胡氏推諸侯官制皆降天子一等以為天子膳

夫上士諸侯之膳宰當中士小膳宰當下士則士與膳
宰小膳宰全無區異而經之士與膳宰何為錯舉記之
士與小膳宰何待區別邪竊攷王侯官制之經上士有
降為下士中士亦有降為不命士皆二等如天子庖人
中士諸侯以不命士為之記祭統曰胞人肉吏之賤者
也詩簡兮疏云諸侯庖人非士是中士降為不命士也
天子膳夫上士諸侯謂之膳宰為士之下是上士降為
下士也其下大夫及上中下士之降一等者具詳胡氏
釋官此篇羞賓膳宰故注云羞賓者亦士獻公者曰羞
膳明非膳宰也曰羞膳者士明非小膳宰也士有三等

羞膳者士之尊者也膳宰士之卑者也小膳宰非士也記云皆士者對下小膳宰之非士言之也注云卑于士者明羞膳者之士爲尊也疏以羞膳者卽膳宰則注膳宰卑于士句不可解胡氏以小膳宰爲下士則記羞膳者士不可通總之燕禮疏謂諸侯官制于天子例降一等亦據大判爲說未可執一而論也

鄭元云燕禮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胥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賈公彥云大射注直云主人大夫不云下此云大夫之下者謂大夫之中位次在下胡匡衷云注大夫之下正明其爲士百疏失注

意大射注本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黨下于大夫亘非直云大夫疏誤以周案聘禮歸饔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黨者致之足證諸侯之宰夫為士大夫亦有宰夫見少牢禮

何休云宰咺宰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孔穎達說此蓋宰夫也宰夫掌弔事或卽充使但中下大夫例皆書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棟高云以冢宰歸賵特書官以示譏孔廣森云自公卿達于士惟宰屬必書蓋治官長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與以周案春秋書宰者曰宰

晅曰宰渠伯糾曰宰周公以公羊之例言之宰周公三
公也宰渠伯糾大夫也宰晅中士也同一書宰官分三
等夫宰周公旣書宰又曰公固冢宰也晅渠伯糾皆下
大夫晅非冢宰亦非士孔疏以爲宰夫㝵之宰夫下大
夫而不字譏也毛大可用孔疏證公羊遂以宰夫爲上
士本謬近之申公羊者又用毛說云無譏辭尤非
鄭元云宮正主宮中官之長宮伯伯長也陳傅良云環
衞有二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入隅宮伯領之一
是官府凡在宮廷諸徒役鐍置亏士庶子入次入舍之
列宮正領之皆屬冢宰宮伯所掌在漢時爲郎衞屬郎

中令宮正所掌在漢時爲兵衛屬衛尉葉時云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爲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官府次舍在宮中有故而令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入衛王室者宮伯掌之胝朔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入直環列之衛也以周案葉氏斥陳是已朱子亦云宮正宮伯所率之屬皆官吏及公卿王族之子弟不是兵卒又胡五峯謂宮中有官府次舍又有民人非所以別内外朱子以爲宮正宮伯所率之屬只是比宮之外不是入宮竊玩經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則其屬直宿在

官府與次舍而中門有閽人之禁亦何嫌宮嬪褻處邪
宮正宮伯所掌之直宿者爲士庶子非虎賁翟隸之屬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勲其屬有
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以經明行脩之士充之
猶有周官遺意董仲舒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
吏民之賢者歲貢士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可謂重矣魏晉以後光祿不在禁中兼掌膳食帳幕而
已唐之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
之亦古意也

鄭元云宮正凡邦之事蹕今時衛士塡街蹕以周桀衛

氏漢舊儀車駕則衛官塡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
鄭衆云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庶子宿衛之官鄭元云
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陳祥道云
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
子則國子舉矣以周案從後鄭說詳下諸子
鄭元云庖人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孔穎達云祭統
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胞卽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
也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也其官次亏饔人周禮饔
人以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庖人非士一說上
古茹毛歛血包羲始爲炮庖之義取此注非一說諸侯

之官降天子一等天子庖人中士諸侯庖人下士疏非
以周案從注疏庖人夏謂之庖正
賈公彥云周禮甸師其徒三百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
藉是掌田野士雖無此官亦有掌田野之人謂之甸人
胡匡衷云士喪禮甸人與下管人夏祝商祝冢人卜人
之屬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少牢雍人陳鼎五疏
云大夫無甸人則此謂士亦有甸人非矣
𩾃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周案𩾃人之長亦曰漁師
春秋時有侍漁襄二十五年傳蓋其屬
鄭元云𩾃人奄十人女𩾃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

藏者今謂之宦人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有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王應電云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閒婦女善其事者以供職其次爲奚如庶人在官者故內宰職云分其人民以居之注以女奚爲女奴非也秋官司厲明言盜賊之女子入于舂槀則不共它事明矣舂事煩勞而女舂抌二人奚五人以執役者有女奴也饎事精潔女奴不與故設奚至四十人如以奚爲女奴豈舂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饎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至尊祭事賓客之至潔而飯食乃造于盜賊

之女子無是理矣以周案鄭注守祧奄八人亦云今之
宦者世婦注云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
僕亦用士入人是則奄用士人之精氣閉藏者卽今之
所謂天奄而非刑奄王介甫已言之鄭云今謂之宦人
漢初宦者亦用士後漢爍已傳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
氣逆暘白上乞退此其證也女酒女漿鄭以爲從坐沒
入爲奴者古律自坐與從坐有輕重之別爲從坐之情
多有可原也先鄭以奴爲自坐後鄭以奴爲從坐司厲
注已別白自明之盜賊之子自入于舂槀女奴不盡是
盜賊之子也酒奚三百人爲造酒而設王氏駁鄭姝昧

鄭意

鄭元云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賈公彥云周禮小宰掌宮事諸侯兼小宰有司宮司宮亦當掌宮事與小宰同酒正云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此司宮亦設酒尊當掌酒事與小宰同胡匡衷云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矣此注及疏釋爲小宰甚誤周官大宰之屬有宮人其職曰掌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火凡勞事諸侯兼宮人有司宮燕禮注寢設尊亦勞事下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大

射云司宮婦所畫物是諸侯司宮所掌與周禮宮人正
同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辱以司宮當之諸侯五
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謂諸侯
兼小宰非矣以周案胡氏此說皆是其云周禮宮人中
士諸侯降一等當以下士為之未然不錄公食禮司宮
具几莚大射禮司宮筵賓席小牢禮司宮筵神席皆是
攝官天子別有司几筵莚禮注云諸侯之官兼司几筵
也賈疏以為司宮兼官亦未是禮几筵不盡司宮掌之
則司宮非兼其官也兼官有常職攝官否杜注左傳以
司宮為內小臣亟誤

鄭元云聘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以周案周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官諸侯謂之管人亦謂之館人見左傳釋文云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說非

鄭元云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王應麟云周制天下之財用皆制于大宰而總于大府大宰提其綱大府總其目漢司農豈大府比哉漢司農猶外府也少府猶玉府內府計相猶司會之任

周官大府玉府下有賈人以周案大府玉府內府外府諸職侯國謂之府人見禮經又別有庫人見春秋傳賈

人亦見禮經

鄭[元]云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王與之云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內耳以

周案內外府以地言皆非天子私藏內府掌良貨賄以

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小用其財

用有大小而內外之非分公私也漢初以大司農給國

家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供養分為公私兩藏至光武出

少府禁錢屬司農宮中私用一切取諸司農章和以後

以其不便遂亏宮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非成周設

官之意也胡五峯乃以後世置私藏之非遂疑周官亏

附識本文末之讀矣

鄭[元]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陳傅良云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書分四曹後漢分為六曹各自會計非若周之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凡內外府應干財用皆計于司會漢張蒼為計相近之以周案陳說是

義疏云有謂太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屬者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灋則司會鉤攷之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為出

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攷于司會也其職與小宰竝而職事繇重轉過于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尋不然者後人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鉤攷糾察之勢尋行悖矣

鄭元云職內若今之少內以周案班袁燕少內葢卽少府也宣帝收養掖庭少內嗇夫白丙吉謂少府掌藏之嗇夫日賈疏卽以嗇夫當職內未是

鄭元云內官之士夫人之官內宰之之屬也賈公彥云周禮內宰下大夫掌王后以下諸侯未必有內宰以其言

內官之士以士爲之明當天子內宰故舉內宰況之也
胡匡衷云內官之士當爲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
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
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
位在宰東北疏謂諸侯未必有內宰非是據祭統則諸
侯有內宰明矣以周案祭統宮宰宿夫人注云宮宰守
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則宮宰卽內宰也故
胡氏云然內宰亦謂之奄尹見月令注
鄭元云月令奄尹主領奄豎之官弓周禮爲內宰掌治
王之內政宮令及出入開閉之屬以周案周之內宰下

大夫內小臣閽人寺人屬焉奄尹爲奄之長序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奄指內小臣尹其宰也惠氏禮說疑注以內宰爲宦未是

毛詩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孔穎達云周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蔡禮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卽內小臣之官也賈公彥云寺人奄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曷掌男子以周案秦以寺人兼內小臣

乃一時權宜之制賈疏為長內小臣又謂之巷伯詩鄭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公杜注孔疏以司宮為內小臣以巷伯為寺人皆誤

鄭元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一說內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閽寺人也此則敘尋奄不宜獨為墨者墨者所守蓋城郭官府倉廩廄庫之門以周案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職文春秋閽弒吳子餘祭公羊傳以為近刑人左傳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閽二傳所言與周禮合杜注孔疏以大閽即地官之司門本誤

鄭元云內豎豎未冠者之官名劉彝云內豎奄之小者以周案左傳渾良夫少爲孔氏之豎則豎爲年之少而非奄

鄭元云旣夕記朔月童子執帚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賈公彥云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知有內豎及寺人者士雖無臣亦有內外之意寺人奄者以通宮中之命也以周案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爲之故鄭舉內豎以爲況若內豎寺人之屬明士無是官也大夫有豎有寺人並見左傳

鄭元云九嬪嬪婦也不別夫人者夫人之于后猶三公之于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于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賈公彥云九嬪言數者欲見世婦女御有德亦充若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互其文令昇兩見耳　義疏云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禮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于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為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于宋三國來媵春秋特書以為非禮則天子亦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于經而涵正

有后致歙亏賓客之禮漿人又有夫人致歙亏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亏經而其朝位則見亏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亏射人百蓋惟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為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眾者或坿焉女御則良家子賤姓亏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季出嫁之制而今不可攷矣古者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供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稑織文組就之功羣儒力排昏禮

竝議周官曲禮不知苟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
專妒卽一二人亦足以亂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脩
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倫官恪其內職以廣
世嗣二南之化實基于此以周案王伯申力辨周官無
夫人非有其人而不列不如從鄭注爲安又參見昏禮
門
鄭元云內人女御也以周案內宰以內人與內宮竝言
寺人又以內人與女宮竝言是內人非內宮之通偁也
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內人別嬪婦而言
之是內人女御也內小臣詔王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

正內人之禮事內人別九嬪而言之是又兼世婦也鄭拘以女御為內入于寺人之內人弔臨于外為女御從世婦弔于內豎之為內人蹕亦以為女御從世婦有事于廟似失之

劉彝云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則必有道藝而知禮者鄭氏以為女奴曉書者非也葢擇女御之賢者為之以周案古女史之職甚輕位在女御之下鄭注云內治之法本于內宰書而貳之毛詩傳云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

鄭衆云追冠名記曰牟追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

后之首服鄭元云追猶治也詩曰追琢其章王應麟云追以纚佗髻如堆讀如毋追之追亦為首服之一以周案王氏讀經文為副編次追為句追當讀如詩之被為首服之下以之命官猶弁師名弁不以冕也說詳衣服門

朱熹云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卻管宮闈之事其意只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侍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獘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鄭伯謙云內宰為冢宰之屬則女寵近習皆畏師保之檢察而

無敢踰節皇父佗相膳夫內史皆不㝵人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漢大長秋為后卿與中常侍分職而中常侍之屬少府統焉猶參用士人鄧通為文帝幸臣而丞相申屠嘉㝵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旣無復與問內事而隸少府者徒以文相屬故大尉楊秉糾中常侍尙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三府之令不行亏僕婺况后妃乎 右冡宰之屬

賈公彥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總屬司徒非六官𥝩典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亏六官六鄉之

吏為之旣六官六鄉竝言故知別置以周案天子六鄉
鄉老二鄉公一人以三公兼之鄉大夫毋鄉卿一人以
六卿兼之賈疏非
六官之屬各有府史胥徒而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
胥等職無之說者云自鄉大夫受教法而頒之于鄉吏
凡羣吏之周旋于鄉以行教事大氐皆身親之以周案
內則云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
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據此閭胥之外有閭史閭府
州伯卽州長州長之下有州史州府鄭彼注云閭胥中
士一人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是序官之文有

闕也

鄭[元]云鄉飲酒禮主人謂諸矦之鄉大夫也賈公彥云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胡匡衷云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矦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亏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矦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氏謂諸矦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之大夫皆屬亏司徒故其職曰受敎法亏司徒而頒之亏其鄉吏諸矦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敬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

語齊高子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通于卿也以周案諸侯之司徒司馬司空皆以卿為之與天子同天子之鄉大夫即六卿諸侯之三鄉二鄉一鄉亦必以命卿主之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國立三鄉三鄉尋出三軍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故國立二鄉二鄉尋出二軍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故國立一鄉一鄉止出一軍凡命卿各主一鄉所謂鄉大夫興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亦使命卿主之也舊說諸侯鄉大夫以下大夫為之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為鄉大夫未是

鄭元云鄉射禮主人戒賓主人州長也記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賈公彥云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為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為之以周案鄭意周官州長降鄉大夫一等諸侯州長是士則其鄉大夫是大夫矣其實諸侯鄉大夫以命卿為之與天子同凡天子之卿職諸侯有省無降其命數降其卿之命不降中大夫則例降二等其有省無降者如天子之六官皆卿也諸侯之司徒司馬司空亦以卿為之而冢宰宗伯司寇則使三卿攝之直省其官不降為

卿無降例也則天子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亦以卿為之可知矣其中大夫例降二等者如天子之小宰小司徒小司空小司寇小司馬皆中大夫諸侯號為小卿而已降為下大夫其餘中大夫若小宗伯州長之類諸侯無小宗伯而有宗人釋官云宗人不在大夫之列當使士為之是也州長是士見鄭注皆與下大夫同降為士者為諸侯本無中大夫之數也天子州長中大夫諸侯以上士為之可知矣鄭以諸侯州長是士逆推其鄉大夫為下大夫未當又天子戎僕中大夫諸侯謂之御戎以士為之亦降二等說詳下可參

杜預云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鄉正鄉大夫韋昭云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灋于司徒退班于鄉吏以攷其行以周案鄉正卽鄉師也周官鄉師下大夫四人宋建六卿立四鄉正其制全同王禮本非諸侯通制管子分國為二十一鄉鄉各有長謂之鄉長亦以當天子之鄉師鄭注鄉師云師長也鄉師鄉正鄉長一義注家以鄉大夫釋之未是諸侯之鄉大夫以命卿領之其下別立鄉正以當天子之鄉師左傳孔疏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卽以卿為之長此傳云二師領四鄉正則別立鄉

正非鄉典之但其職掌甞天子之鄉大夫亘孔氏明知鄉正非鄉大夫而又爲杜注曲護之此疏家墨守之法也胡氏釋官乃據以爲諸侯之鄉大夫統于卿誤已鄭元云封人聚土曰封壝壝埒及小封疆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鄭鍔云論語有儀封人左傳有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說者皆謂典封疆之官然以經攷之有掌固有司險又有掌疆之官此封人若爲掌封疆之官則宜與掌固等並列今列于地官專以設社壝飾牛牲爲職則非典封疆之官明矣以周桼春秋時守封疆者謂之疆吏傳曰疆吏來告是也周官謂之掌固掌疆其

典封疆者謂之封人與周官同周官封人爲畿封而樹之造都邑之封域是亦典封疆者也周官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春秋時國內亦不止一封人故其官各以地別如宋有蕭封人又有呂封人鄭有潁谷封人又有祭封人其證也鄭剛中誤以春秋封人爲守疆之吏斷斷致辨或者謂春秋封人繫以邑者皆守疆吏惟宣十一年傳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官不繫邑孔疏引周官封人造都邑之封域及大司馬大役與慮事鄭注慮事者封人也以爲證此爲典封築者與周官同斯亦曲說蔿艾獵所使之封人卽所城之沂封人傳旣曰

城沂自𤍠煩㝅言沂封人知此封人同周官則它亦可知矣

牛人共其𦵏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元云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賈公彥云職人謂充人連牧人言之者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言之亘以周棨樴杙字古多以職爲之牛人肆師兩見職人職繫牲之物牧人養牲之不繫者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則職人謂充人賈疏是也國語牧協職謂牧人和吏亏充人史孔子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字亦作職司職吏者充人之屬吏非卽充人猶委吏非卽

委人也周官委人有府有史充人無府有史府史皆吏
也一說天子之委人充人諸侯謂之委吏司職吏蓋非
也孟子謂之乘田者乘甸古通謂其芻蕘亦取亏甸地
之牛田牧田與
鄭元云師氏教人以道之偁保氏以道安人者也書序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以
周案書序君奭序文周公召公爲三公又下兼師保中
下大夫職故召公不說此古文家說也鄭注大宰職又
以師保爲師儒其意師保寵官上以三公之師保兼攝
下以九兩之師儒兼攝不比其餘中下大夫之實職其

有與虎賁趣馬連文者以同掌兵事也

鄭元云文王世子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王炎云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以周案周禮無大司成官其大司樂記謂之大樂正鄭據父師司成之文而以師氏當之師氏與大司樂其秩皆中大夫其職皆主教國子然師氏有職亏朝而主門闈之學者也大司成乃父師父師者致仕之老而主國學之教者也伏生書傳云致仕之臣教亏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又云少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

子大師卽父師父師主大學之成故曰大司成論說在
東序
舊說國語引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
之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關尹卽周官之司關
行理卽周官之小行人宗祝卽周官之大祝司里卽周
官之里宰以周案司里非里宰當屬冬官
鄭元云質人平定物賈者　義疏云民閒之交易或相
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予斂賒或以事故而難踐約
期故謂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正辨爭則官名
亦以質劑爲義

三三

鄭[元]云廛人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偁賈公彥云其職有廛布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卽市屋舍名命之爲廛不㝵爲市中空地鄭鍔云廛人掌市中之區域者市中可藏貨物之地設此官　義疏云民居亦曰廛但廛人爲司市之屬則爲市廛明矣疏說兩歧貨在肆始稅其廛若民之邸舍安㝵有稅乎以周案此以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類敘皆市官則廛爲市廛無疑春秋時宋鄭衛皆有褚師杜注云市官葢此類也賈師春秋時亦謂之賈正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周案書小臣諸節僞傳云
諸有符節之吏卽指此
周官有縣師又有縣正縣正下大夫一人縣師上士二
人中士四人以周案縣師春秋時謂之縣人（昭四年）縣正
春秋時亦僭偁縣大夫（襄三十年）或云縣大夫卽縣人衞新
築人仲叔于奚宋廚人濮注皆偁邑大夫或云縣人卽
縣正均非
干寶云周禮司門如今校尉毋門下士如今門候夜士
如今都候之屬以周案漢之城門校尉若周之司門其
毋門候卽荀子所謂監門者也司寤氏之夜士謂擊柝

之枉闕陷者漢之左右都候徼巡王宮當爲宮正之徒
宮正職云夕擊柝而比之比其徼巡王宮者屬天官與
秋官修閭氏之枚士不同
鄭元云里宰以歲時合耦亏耡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
街彈之室以周案漢有中平二年都鄉正街彈碑周書
大聚解歛會相約興彈相庸興謂互勸功作彈謂互糾
游惰街彈之名蓋取諸此而注擧以相況者亦謂其里
宰治處有同漢都鄉正街彈室非直謂其官同也說詳
屛小宰職
鄭元云罛大記虞人設階虞人主林麓之官也杜預云

虞人掌山澤之官胡匡衷云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據鄭注及杜注則諸侯似唯立虞人之官總主山林川澤而已周禮山虞澤虞皆中士則諸侯之虞人蓋下士爲之以周案孟子言招虞人以皮冠招士以旂則諸侯之虞人非士明矣天子山虞諸職皆中士諸侯降爲不命之士此與迹人庖人並同又諸侯之閽胥比長亦以不命士爲之号天子爲中下士胡説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本非通例

賈公彥云春人掌祭祀賓客牢禮之米所其多矣而春

人少者益舉其能者亦應兼有別奚亏其中矣以周案
舂人槀人其事較饎人爲煩重而饎人奚四十人舂人
槀人奚止五人者以舂槀給役者有司屬所入女奴而
女舂女槀及奚特其監視者耳　右司徒之屬

受業丹陽王英冕仝校
子　家驥

職官禮通故四　　禮書弟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春官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而有宗人左氏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伯說者謂魯有宗伯之官以周禁定四季傳云分魯以祝宗卜史杜注解宗爲宗人明魯止有宗人之官也哀二十四季傳云使宗人釁夏獻其禮亦不偁宗伯且國語記此事亦止云宗人夏父弗忌爲宗又云宗人夏父展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則今本作宗伯字誤也胡氏釋官云周禮大宗伯卿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

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當使士爲之但其
職亦有大小禄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
皇侃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
歸四布是也孔疏因以爲大小宗伯劉執中疑爲都宗
人家宗人攷士冠禮筮日有宗人鄭注宗人有司主禮
者士喪禮卜日亦云族長涖卜宗人命龜鄭注族長有
司掌族人親疏者則大夫之小宗人即宗人其大宗人
猶族長也小宗人亦謂之宗有司魯語宗有司韋注宗
官司事臣大宗人其對宗有司言之也
舊說世婦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其屬春官者如

漢大長秋柯遷云世婦當以內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德者爲之注以比漢大長秋詹事中謂用士人誤矣王志長云此官賈氏以爲奄夫天官小臣爲奄上士注謂奄僞士異其賢則刑餘之人斷然上躋卿大夫之理惠士奇云世婦兩職本同春官列其目天官舉其綱也古未有婦人居丈夫之官而閹人亦不𢑥僞世婦　義疏云王朝六卿而后宮之卿反十有二本屬可疑果爾不必至漢唐宋明之季而宦者之禍援迹天下矣柯說亦未必然以外命婦入掌后宮之禮事于公爲非宜于事亦不便此官蓋非別設毋宮卿二人

卽以三夫人九嬪爲之則十二之數具矣下大夫四人以世婦爲之中士八人則女御爲之后之尊擬王自夫人嬪婦以下其職視卿大夫士固其等之宜也平居則統于天官而重其本倘有喪祭之事則總于春官而被以卿大夫士之名所以重禮事也女府女史蓋以女宮之有才知爲之以周案舊說之謬義疏已盡闢之后立六宮每宮二卿卿十二人卽以三夫人九嬪爲之說甚精覈天子立三公三孤六卿亦通號十二卿而公孤不必備其有常職者六卿也后之宮卿當亦同此故天官不列三夫人而九嬪世婦亦不言其數鄭注謂三夫人

坐論婦禮無官職餘亦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是巳
序官云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元云内宗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于大夫及士者外
宗王諸姑姊妹之女一說内宗宗女外宗宗婦以其為
王族人之婦故曰宗以其異姓之女故曰外以周案序
官内宗外宗皆以女言說當從鄭若王族人之婦之有
爵者謂之内命婦不𭊳備外序官云外宗外女亦不𭊳
以為婦參見器服門
賈公彥云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士器禮簽
宅冢人營之此士亦有冢人掌墓地兆域胡匡衷云疏

謂士亦有冢人非是周禮冢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亏
墓者授之兆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
下記言冢人物土蓋為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
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尙有公臣掌之
則此冢人為公臣必矣以周案胡說是也冢人掌王及
諸臣之葬地墓大夫掌萬民之墓地二職不同士喪禮
之冢人為公臣是諸侯有冢人也左傳云司墓之室有
當道者是諸侯又有司墓其不曰墓大夫者天子之墓
大夫為下大夫諸侯以士為之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諸侯無大司樂而有樂正小樂正鄭元云樂正亏天子樂師也賈公彥云天子有大司樂樂師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大夫及士則諸侯樂師不用大夫大樂正當上士小樂正當下士為之孔穎達云諸侯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胡匡衷云周公制禮立大司樂樂師為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為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竝言樂正而不言樂師王制襍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

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爲之小樂正當上士爲之賈疏未的以周案天子樂師有下大夫有上士下士通偁之皆樂師也析言之其下大夫亦偁樂正故月令有樂師又有樂正諸侯樂正當天子下大夫之樂師其職之小者曰小樂正亦如樂師之有上下士自當從注疏且大樂正郎當天子大司樂大司樂中大夫凡中大夫亏諸侯亦降二等爲上士胡說未是　又案大樂正之名見亏戴記禮經衹曰樂正本無大名賈疏云凡單

偁樂正者皆大樂正是也胡氏釋官云大射儀有小樂
正故單言樂正者爲大樂正若檄文則小樂正亦通言
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謂樂正皆小樂正也以周
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會諸侯序其樂
事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則諸侯燕禮亦
使小樂正也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
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爯三篇升堂者皆小
樂正也胡氏此說亦不足據禮經所偁樂正卽戴記所
謂大樂正也于天子爲樂師之下大夫其小者曰小樂
正于天子爲樂師之上士故鄭注燕禮云樂正于天子

樂師也注大射儀又云小樂正亏天子樂師燕禮之樂
正與周官樂師所掌合此樂正當樂師之證胡氏以單
言樂正爲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而周官樂成告備使
樂師不使大司樂與其說背遂謂諸文之稱樂正實亦
小樂正是同一樂正又非大樂正未免自亂其例矣
鄭元云大司樂樂官之長大師小師工之長也杜預云
大師掌樂大夫韋昭云大師樂官之長以周案春官序
官有大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敎國子侚書典樂官同
非瞽矇爲之是大司樂爲樂官之長也又有大師小師
瞽矇同官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之命其賢知

者以爲大師小師是大師小師爲樂工之長也杜韋二說樂官樂工不分胡氏釋官已辨之矣大師亦通偁工左傳晉𦬆酌以飲工而檀弓云瞽也大師也樂記亦云師乙曰乙賤工也是其證

鄭元說鄉飲鄉射有大師者君賜大夫樂可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賈公彥云大夫士官不備不合有大師君有賜大夫士樂器之法故春秋左氏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時以樂人賜之故云又從之以其人胡匡衷云公賜大夫樂亏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

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于教民乃公家之事非
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且諸侯州長是士未必有
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
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是不定以周案胡說可從
賈公彥云燕禮樂人縣未知何官按周禮眡瞭職云掌
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按下僕人相大師
則諸侯無眡瞭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胡匡衷云
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
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眡瞭非是序官
瞽矇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之然則有瞽一相自不可

少燕禮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頃至工旣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甚明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以周案周官瞽矇三百人眡瞭亦三百人一瞽一相各有專職諸侯之瞽矇亦有相而無專職之人故燕禮小臣相工鄉射禮弟子相工大射禮僕人相工鄭注燕禮云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眡瞭者又注大射儀云天子眡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明天子有眡瞭諸侯無是官也賈疏所云自是鄭義如

諸侯亦一瞽一相各有專職之人則蓺時納工之頭何爲用小臣相而鄉射大射何又使弟子僕人不等乎胡氏此說亦似是而非

義疏云眡瞭三百人下今本有府四人史八人徒百有二十人十九字據賈疏則唐以前本無之試思大師等皆瞽也府藏何物史書何事眡瞭三百人以相之足矣胥徒多人又供何役乎以此見聖經之變亂于後人者不少矣以周案今本此下有府史胥徒當謹遵剛削所云瞽矇三百人者其上瞽四十人爲樂工中瞽下瞽葢當時肄業之徒也禮經鄉飲大夫禮而云工四人大射

諸侯禮而丟工六人燕禮輕從大夫制亦四人鄉射禮
重用大夫制亦四人賈疏云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此
皆上瞽爲之也禮經謂之上工其中下之瞽不用故不
見于禮經

鄭元云籥師籥舞者所吹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傳
曰去其有聲者以周案何注公羊云籥吹以節舞也吹
籥而舞文樂之長與鄭義同王介甫謂籥三孔主中聲
而上下之以生律呂其說未是籥師器大記謂之狄人
狄祭統作翟鄭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翟謂教羽舞者也
則翟人卽籥師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又文王世

于別有籥師亟疏云或諸侯之禮

義疏云疏謂韎韎氏掌夷樂而不敎旄人敎而不掌非

也旄人所敎舞也韎韎則掌龤歌分職甚明

鄭元云司干干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

舞也呂祖謙云萬舞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

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康成據公羊傳未析以周案從

鄭注見樂律門

敖繼公云士禮有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于

私家者胡匡衷云說文簪士三尺士有簪則㝵有掌筮

之人也敖說未昀

鄭元說士服爵弁服曾子問大祝裨冕則大夫胡匡衷云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諸侯當上士為之襍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左傳齊祝佗父祭于高唐至不說弁而死于崔氏以此證之諸侯之祝當服爵弁服曾子問所偁蓋變禮異于常又燕禮及大射薦祝史在獻士之後則祝非大夫明矣以周案天子大祝下大夫以裨冕諸侯大祝士也以爵弁曾子問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據天子言襍記祝宗人宰夫皆爵弁據諸侯言宜分別觀之

賈公彥云周禮有大祝小祝喪祝詛祝甸祝士喪既夕

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喪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天子以下喪禮亾亦當喪祝行事也以周案喪大記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佐之大夫之喪大祝侍之衆祝是斂士之喪祝為侍士是斂周官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小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是天子諸侯之喪不盡喪祝行事也

胡匡衷云周禮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諸侯大史當上士以周案大史之職同于內史盛德篇曰內史大史左右手也序云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則大史下當脫中大夫一人五字周語敘農祥之事曰大史告稷

稷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即大史陽官即春秋傳之日官（韋注云春官誤）傳曰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官巳居卿職而大史帥之下文敘徇農之禮大史入亦在大師七宗伯九之閒則大史為中大夫可知矣諸侯當以下大夫為之

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周案此周官之掌天文者也上古重厤數故少皞玄鳩氏即周世之卿官而別有鳳鳥氏等官主厤唐虞亦亏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四

時夏殷亦于五官之外別建六大以掌天官皆卿官也
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杜注云日官不在六卿之
數而位從卿是也至周則其官屬之宗伯而以中大夫
爲之與古制異或者反以之議曲禮未通于古非也
記盛德篇云內史大史左右手也盧辯云大史爲左史
內史爲右史熊安生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
時與太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
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
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

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鄭注云大史內史掌記言記動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一說大史居左書言內史居右書事一說記事者宜內史記言者宜外史大史爲史官之長內外史左右于王以周案盛德篇內史大史左右手也謂內史居左大史居右覲禮曰大史是右是其證也古官尊左內史中大夫尊故內史左大史右玉藻篇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右字今互譌漢藝文志鄭六藝論竝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可證熊氏謂

大史左史內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誥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謂大史記行內史記言是巳鄭注玉藻云其書春秋尙書具在謂右史書動爲春秋左史書言爲尙書也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與鄭注合書洛誥云作冊逸誥逸郎史尹佚以內史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與春秋傳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叚之益尹佚內史也孔晁軒云國語訪于辛尹謂辛甲尹佚並周史也左傳以辛甲爲大史則尹佚爲內史矣此說是也大戴保傅篇云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

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賈誼
新書曰古者史佚職之是史佚爲內史主言誥之事也
史記成王削桐珪與叔虞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
書之是史佚爲內史而記言也服虔文十五年傳注云
史佚周成王大史蓋失攷矣周書史記篇云召三公左
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此卽內史職所
謂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左史爲內史明矣古今
人表作右史戎夫右乃左之誤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命
左史戎夫作紀春秋時列國皆有大史而又別有左史
晉有左史謂魏莊子楚有左史倚相則左史非大史明

矦至戰國則御史之名顯亏左右史獻書者多曰獻書
亏大王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命御史書事𢲸亏皃亦云
御史在後執法在旁周之御史中士本小臣也至時尊
亏內史漢御史之權竝丞相號爲兩府而內史又分爲
二一曰京兆尹一曰左馮翊而與右扶風號偁三輔
又案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亏其上大史是右述命
玉藻孔疏引此經以爲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
非也大史本屬右其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
讀命書亦其職
孔穎達云諸矦燕內史魯之外史謂身居在外非官名

一說諸國有大史無內史爲史官不修也魯有外史則有內史可知以周案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召外史掌惡臣孔疏引周官外史職文謂魯亦立此官而疏杜序不以外史爲官名固謬襄二十年傳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疏又謂諸侯兼官無內史更謬

吳廷華云聘禮史論書史大史胡培翬云周禮掌客凡介行人宰史賈疏史大史之屬則此史讀書亦非太史以周案凡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從卿而行者乃其屬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是從君而行者疏云史大史之屬官非聘禮假道史讀書是從賓而行者吳

氏章句以為史大史亦非詳見聘禮門
鄭元云都宗人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會邑家宗人家謂大夫所食采邑陳傅良云都宗人家宗人掌都家之禮都司馬家司馬令都家之衆都士家士治都家之獄以去王城遠故設此官于縣都之中以統臨之而屬于三官非謂此為采地之官與鄉遂異制也 右宗伯之屬
賈公彥云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諸侯亦應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胡匡衷云諸侯又大夫有小司馬疏號為司馬正非也司馬正司馬師射時

所使監射事者皆臨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
小司馬卿貳之官席位在堂上卽經云小卿賓西東上
者是此正與師射時與司射聯事又主獻服不不當以
卿貳爲之周禮小司馬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左
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有元司馬與司馬
然則諸侯亦當有軍司馬與司馬之官以士爲之正與
師蓋取諸此也以周宋天地春秋四官亏長貳以下諸
官秖箸其數不箸其官之名與所掌之職惟夏官下大
夫四人曰軍司馬上士八人曰輿司馬中士十有六人
曰行司馬賈疏謂軍事重特生別名林樾庭以爲四官

之上士中士即是副貳其攷故不必別著夏官軍司馬旣爲之攷統掌兵事而兵有二等一爲車兵一爲步卒車兵曰輿徒卒曰行此二士分司其事則不尋不別而辟之也周官軍司馬下大夫輿司馬上士而晉皆以大夫爲之非制

司爟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爟爲私火鄭元云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以周案秋官司烜掌取明水火夏官司爟掌取木火周之秩官有曰敵國賓至火師監燎火師即司爟爟當依故書作燋說詳六書門

掌彊官關以周案春秋時謂之彊吏

鄭元云候人候迎賓客之來者各掌其方之道治國語云候不在境譏不居其方也以周案周語敵國賓至候人為道是諸侯亦有候人春秋時晉謂之候正亦曰候奄

毛詩傳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于朝

孔穎逹云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告也

禮經大射正小射正司射皆射人賈公彥云射人有大小大者為大射正其次為小射正又其次為司射悉監

射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者𦶜禮輕又不主爲射
故射人爲擯又爲司正至射時大射正爲司射大射之
時略于𦶜主于射故大射正爲擯又爲司正至射又親
其職故不同爲司射也胡匡衷云周官射人下大夫二
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
射正其屬謂之小射正司射則射時所立以主射禮者
亦大射正爲之大射儀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擯者司
正皆是射人特因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
王射立于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
行告于公則大射正卽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

射中此篇云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卽射人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爲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者遂爲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爲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其下亦當有中士下士之屬謂之小射正也鄭注大射正云射人之長注司射云射人注小射正云司射之佐然則司射非小射正爲之明矣以周案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皆號射人不別尊卑之名大射儀篇恐人不辨其長貳大

小之職故特分別言之曰大射正曰小射正而大射正
有二人其事較小射正爲繇故小射正曰小射正一人
足以辨之而大射正又必分別著之曰大射正爲司射
曰大射正爲擯擯爲司正賈氏亐燕禮疏以爲司射次
亐小射正鄉射禮疏又謂小射正次亐司射大射儀疏
又謂司射或云小射正其說之自相違戾如此從胡氏
說
鄭元云天子司士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
如之以𠛱案左傳成十八季荀賓爲右司士屬焉服注
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爲卽周官司右與此司士別

鄭元云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敖繼公云燕禮公為士舉旅後獻庶子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為諸子之官似失之庶子未必皆有爵以周案燕義以諸經言庶子有指官言者有主倅言者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分别言之義甚憭當下云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明燕禮之庶子非其官也周官諸子即所謂庶子官其别言庶子者即燕義所謂庶子之卒乃賢游子弟而宿衛王宮者周官諸子為下大夫諸

侯之臣其𤔲例降天子一等則庶子官當以上士爲之天子之庶子班在上士之後故彖胥職云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諸侯之庶子又降一等故燕禮獻在士後注家牽說均無一當

朱大韶云周官有庶子有諸子其職迥別與禮經之庶子尤不相涉自記禮者誤以諸子庶子爲一而說多歧諸子掌國子之倅謂支庶爲倅燕義篇首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倅云庶子之倅似不可通以禮經考之庶子之職最卑故燕禮獻庶子最在後與內小臣左右正同獻弓𢬵階上又與司宮同執燭若夏官諸子𤔲

下大夫燕禮安賓亏獻士後獻庶子掌客安賓以庶子
比侯國之大夫彖胥安賓佀庶子以下事此傳禮者之
失一也左傳晉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
宦其餘子以爲餘子以爲公族爲公族大夫也亦爲餘
子爲餘子之官也餘諸聲義俱同傳之餘子即夏官之
諸子或以庶子之官爲公族大夫此傳禮者之失二也
以周案朱氏此辨似專爲胡氏釋官而發但燕義云庶
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倅副也庶子官掌
庶子之副正明庶子官即夏官之諸子不同燕禮之庶
子也時偁庶子官爲庶子猶春秋時偁餘子官爲餘子

記者悉人誤以燕禮之庶子爲庶子官故篇首兩舉庶子官以別庶子之爲副下文士舉旅行酬後單言庶子以明燕禮之庶子其班在士下非庶子官也朱氏不察從而斥記謬矣司馬索隱誤以庶子爲公族胡氏釋官又沿其說宜爲朱氏所駁　又案庶子官內臣也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其在外訓民之官謂之外庶子故康誥曰外庶子訓人秦有中庶子其周之庶子官與漢因秦制王商史丹傅喜等皆嘗爲之主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甚稱諟

朱大韶云鄭注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謂王宮之士謂

王宮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分士庶子為二注稾人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注大司馬曰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三注不同今按周官但言庶子與連言士庶子別士庶子蓋遂于民而有爵者故曰士以別于掌客象胥之庶子大僕所屬之御庶子以周案王宮宿衛之士庶子掌于宮伯其出而守禦者都家有士庶子掌于都司馬家司馬縣鄙亦有士庶子掌于掌固而其政令總歸諸大司馬然則士庶子者庶子之為宿衛守禦者之長也其庶子亦謂之眾庶掌固云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羣右之政令鄭元云羣右戎右齊右道右以周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羣右之政令司右掌之非謂以政令治羣右也下曰掌其政令斯乃司右之政令矣李嘉會誤駁注且以爲倅車之右非倅車有右義見大僕注然其右即下文所謂國之勇士屬亏司右者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諸侯無大僕有小臣小臣正小臣師小臣師從者又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胡匡衷云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亦上士四人僕人葢如御僕之職

亦下士爲之正其長也師其佐也小臣師從者當即僕人之屬僕人士則其下府史胥徒也以周案胡氏說諸侯官制降天子一等亏此小臣僕人皆不降非也天子使眂瞭相工眂瞭已非命士諸侯無眂瞭而使僕人正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則僕人必非下士可知敖氏郝氏又疑燕禮所用小臣反多亏周官不知周官之祭僕御僕禮經都目爲小臣且其事亦再後兼攝爲多非一人主一事也周官大僕所掌之事禮經亦使小臣攝之是諸侯無大僕也左傳云韓獻子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非古也諸侯之僕人亦倂外僕晉

又有贊僕並見左傳

鄭[元]云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賈公彥云諸侯兼官無大僕唯有小臣出入君之敎命正君之服位但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次有小臣師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唯云小臣師從者在堂下此燕禮輕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無事昪在堂下此言小臣師卽大僕小臣正一也胡匡衷云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爲

長而移易其名也大射事䋣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
堂下唯言從者燕禮皆小臣正爲之而小臣師無事故
特著其位在東堂下言一人者據士喪禮諸侯小臣雖
有四人以燕大射禮考之祇一人爲正一人爲師也此
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爲小臣正明矣以周案鄭注
大射云小臣正正長也小臣師正之佐也小臣師爲其
佐而非其長鄭亏大射禮明言之此注以師爲長當有
字誤疑鄭注本作謂其長也小臣師之長一人猶天子
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鄭意凡經之言一人者皆舉其
長言之若其人固非一人也若祇一人例不煩言經云

小臣師一人者舉其長言之故云謂其長也小臣師之長即小臣正經不直云小臣正而云小臣師一人者諸侯小臣四人小臣師正當天子小臣之本職故經亏其長曰小臣師一人亏其下曰小臣師從者皆舉小臣師以明其本官之職掌而其長一人小臣正以當天子之大僕故又云小臣師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云云也周官大僕職云王燕歙則相其灋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是王燕歙大僕相小臣佐之也則諸侯之燕歙亦小臣正小臣師兼有事可知又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而大射禮公射則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以此推之

則大射禮言小臣戒與者小臣設公席小臣納諸公卿大夫之諸云小臣者亦小臣師兼有事可知胡氏以為篇內言小臣者皆指其長小臣正本屬難信如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納工之小臣與何瑟之小臣必非正一人為之大射禮歷言小臣師小臣正諸事而委矢則又單曰小臣其事非小臣正所為則言小臣者不盡指其長小臣正也胡氏以納工何瑟之小臣又為統舉之辭委矢之小臣皆以為脫師字非特遷就其例且欲擅改諸經何足據也

鄭[元]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胡匡衷云即小臣僕人之官侍從于君而位在阼階上者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以周案鄭注以中庭之左右言胡氏以為小臣正僕人正在君左右亦一義燕禮大射禮獻左右正並在阼階上燕禮小臣師在東堂下疏云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常在君左右不在堂下位士喪禮小臣執戈先後注云君升則俠阼階則阼階上之獻有小臣正矣參見射禮門

孔穎達云周禮大御御官之長別有戎僕掌御戎車春

秋征伐之世以御戎爲重當周之戎僕胡匡衷云周禮戎右戎僕皆中大夫諸侯之戎右御戎當下大夫爲之以周案諸侯亏天子中大夫官多降二等戎右御戎當以上士爲之檀弓云縣賁父御卜國爲右夾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可證胡氏例降一等之說不盡可據春秋時戎車之御曰御戎乘車又謂之乘馬御成十八年

鄭元云校人馬官之長以周案校人掌王馬之政楚人僭之謂之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晉謂之校正成十八年魯仍謂之校人哀三年然周官校人不屬大御晉之校正屬御戎非古

鄭元云月令命僕及七騶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蔡邕云七當為六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亦言六騶以周案逸周書呂覽並作七騶詩書謂之趣馬與周官同衛風又謂之倌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以周案都司馬王特置家司馬使卿大夫自置之春秋時家司馬亦曰馬正襄三十三年或省併之為司馬昭二十五年

鄭元云司常師都建旗六鄉六遂大夫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大司馬師都載旜鄉遂載物師都遂大夫也鄉

遂鄉大夫也鄭鍔云師都卽孤卿平日爲孤卿有事爲
軍將曰軍吏在朝爲孤卿會宋在都曰師都師都者都
鄙之長州里者六鄉之吏縣鄙者六遂之吏故司常互
建司馬迭載皆旗旜以周案師都當依說文㫃部所引
佀帥都鄉遂當依唐石經佀鄉家大司馬旣別有鄉家
則帥都自爲遂大夫司常兼鄉家故鄭注𨒪兼鄉遂大
夫說詳軍賦門
校人職皁一趣馬䡙一馭夫廄一僕夫鄭元云趣馬下
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易祓云玉路之僕曰大馭
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

戎僕也總而名之為僕夫又僕中惟道僕田僕為上士大馭戎馭為中大夫齊僕為下大夫豈皆上士乎以周案序官馭夫中士二十八下士四十人據校人職巨馬六繫為廏一廏六馭夫十二廏當用七十二馭夫則校人之馭夫非卽序官之馭夫而校人之僕夫亦非卽上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可知當從鄭

服虔云趙盾為旄車之族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旄車公行之官孔穎達云左傳晉有公族餘子公行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餘子主教卿大夫適妻之次子公行不敎

庶子然則卿大夫之妾子亦是餘子之官教之公行掌率公戎車之行列魏風有公族公路公行公路似即餘子但餘子不主路車公路當與公行為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行列謂之公行其實祇是一官以周案據左傳文餘子次于公族而在庶子之上趙盾讓適于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而自居餘子之列故曰為旄車之族旄車之說當從服注倅副也公族旄車之族並倂族均掌教訓子弟之事但有主副之分耳若公行專主從行不與族事孔晁以為不教庶子是也杜注以公行釋旄車之族大謬傳曰宦卿之適子以為公族

卿之適子卽小宗伯所掌之門子公族大夫主門子之
官也又曰又宦其餘子以爲餘子上餘子卽小司徒所
致之餘子以爲餘子主餘子之官也門子餘子本無從
戎之事小司徒致餘子以守王宮有大故也同盟于戲
門子從鄭伯世變之急也若其官自有從戎之事公族
大夫主戎車餘子之官主戎車之倅各有專職傳又曰
其庶子爲公行庶子非官也公行亦偁公車尉大戴將
軍文子篇羊舌大夫爲公車尉盧注公車尉公行也晉
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羊舌大夫爲尉從行是公行
主從行之義也

毛詩傳云公路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穎達云傳有公族餘子公行詩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官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路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韵句耳以周案傳有公族餘子公行三官此詩三章乃置餘子不數而公行公路必變文以韵句不亦苟哉鄭箋庶子爲之庶子當伦餘子與服虔注盞同自杜預以旄車之族爲公行公行庶子爲之淺者據以改鄭箋孔疏遂謂公路即公行謬矣公族爲公

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適子周官謂之門子其政令則以
小宗伯兼之鄭注云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是也餘
子爲卿大夫之衆子周官謂之國子之倅其敎治則以
諸子掌之先鄭云倅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
卿大夫之子是也晉有小宗伯又立公族大夫以掌其
事與周官異餘子則昉周官之諸子也諸子兼事掌其
敎治有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餘子兼事訓其子弟
有事則主軞車之族是亦掌公路矣周官掌王路及戎
車之倅別有巾車典路車僕等官晉則戎車之倅以餘
子兼掌之與周官異公行又昉周官之典路也典路掌

王之五路凡會同軍旅弔亏四方以路從公行亦從公之行也孔疏以餘子不掌公路遂謂諸子同公族巾車同公行無與餘子同者其說皆非　又案公路卽戎路周官車僕戎路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詩謂之公路箋云主君之戎車左傳趙盾爲旄車之族服注云旄車戎車之倅旄本作旄詩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箋云設旐者屬之亏干旄而建之戎車是戎車有旄故謂之旄車公路卽戎車故謂之主旄車之族

春秋傳晉有七輿大夫服虔說僖十季上軍之輿帥七

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人往弗申生將上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杜預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劉炫云七輿大夫若是主公副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欒氏服說是顧棟高云僖十年傳七輿大夫之中有左行右行時晉猶未置三行則所謂左行右行者猶掌公戎車謂之公行亘杜說未為無據七輿大夫與欒氏葢其黨有為是官者魏獻子猶附盈豈𢇁以七輿大夫為疑以周案侯伯七命貳車七乘此通制也而七輿大夫惟晉獨有之是為輿帥之名非君之副車明矣傳詳述欒氏多怨

而曰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魏氏以欒盈佐下軍故私之七輿大夫亦以下軍舊屬故私之明此外無與之者也而謂公乘之人亦皆相與爲黨乎如謂其黨有爲是官不必七人是左氏誤以黨叛之名誣坐其人矣僖十年七輿大夫當爲里克之黨故晉語丕鄭謂里克曰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不必如服言而服解義自正也輿帥者師帥也師與輿皆訓衆說詳軍賦門或以爲輿大夫卽輿司馬未是晉別有輿司馬見國語或以爲服注輿帥當以士爲之大國士一命故魯賜晉輿帥以一命之服此說亦非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其文與襄十九年魯賜晉六卿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相同此輿帥即輿尉不言軍尉者以輿帥賅之也七輿大夫即輿帥輿司馬又在七輿大夫之下未可以同名輿而牽屬言之七輿下大夫輿司馬士

春秋傳晉軍有中軍尉上軍尉又曰軍尉輿尉國語以中軍尉爲元尉上軍尉爲輿尉以周案輿尉者本衆尉之總名輿猶衆也渾言之中軍尉上軍尉皆可偁輿尉襄三十年傳廢其輿尉正義引服虔注云軍尉輿尉主

發衆使民亏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
則中軍尉亦佴輿尉矣不獨上軍尉有是佴也析言之
中軍尉為衆尉之長尊其長故曰元尉專其佴亦曰軍
尉其餘皆曰輿尉也襄十九年軍尉輿尉受一命之服
亦析言之軍尉卽元尉輿尉卽上軍尉也成二年輿帥
受一命之服又渾言之輿帥卽軍尉輿尉諸帥右司馬之屬
鄭元云士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以周案士非爵
周以下大夫為之諸侯當以士春秋時晉有理官衞有

大士

鄭衆云鄉士掌國中謂國中至百里郊也遂士掌四郊

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縣士掌野掌三百至四百里大
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方士掌都家掌四百
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于都鄭元云國中謂其
地距王城百里內也六鄉之獄在國中四郊距王城百
里以外至二百里六遂之獄在四郊地距王城二百里
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
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
卿大夫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訟言掌
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
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

以周案當從後鄭但縣之名不一大司徒四甸曰縣是二十里之縣也遂人五鄙爲縣是二千五百家之縣也載師小都之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是統四郊至邦國言之猶王畿儛縣內天子儛縣官之縣也王氏詳說云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矣後鄭之意以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弖三等公邑如王氏說兼治四等公邑存參縣士掌野春秋時謂之野司寇昭十八年

趙岐云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擊權之也
或曰柝夜行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于邾以周案荀
子辱榮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
門與抱關對皆官名也監門爲地官司門之屬吏鄭注
以爲門徒是也抱俗字古作枹讀若枹鼓之枹抱關卽
擊柝之在關者秋官司寤職謂之夜士鄭注夜士主行
夜徼候者是也與司關職所言無涉司門掌授管鑰以
啟閉國門授者謂授監門也監門主啟閉故曰御旅旅
眾也抱關主行夜徼候故曰擊柝柝行夜所擊之木也
趙注以抱關爲監門誤楊注荀子以爲門卒亦非或分

抱關擊柝為二官尤誤其職以禦暴而設故屬秋官修閭氏比其宿司寤氏詔其時

鄭元云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若今卒辟車之為以周𥿻綫與服志大使車從五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郎所謂行辟人是也

鄭元云聘禮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賈公彥云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為訝直以尊卑節級為訝以周案周官有訝士又有掌訝皆中士八人此疏謂諸侯有掌訝于記賓卽館訝將公命疏又云諸侯無掌訝胡氏釋官從記疏吳氏疑義從經疏竊攷

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掌訝中士可當大夫之士訝若卿訝大夫訝其臨事特設之鄭注云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明非朝聘之日無此訝也則聘禮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亦其特設者可知矣其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爲掌訝之專職天子有其官諸侯葢臨事設之無專官詳見聘禮門

干寶云周禮象胥如今鴻臚以周案漢之鴻臚如周大行人其大行令如周行人典屬國如周象胥

序官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都則中士一人

下士二人鄭元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云俞正燮云每國句都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職掌同若漢郡國邸吏都則非官名以周案周官曰邦國都鄙曰都家未有單以都對國言者俞說殊鑿大宗伯九儀之命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軦之以八則尚未與賜則之數曰都則者八則自以都為主也大夫備家邑公卿曰都布司寇之屬
杜預云左傳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孔穎達云周禮里宰毎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

之長也此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非
是二十五家之長也胡匡衷云司里杜韋釋以里宰孔
穎達巳辨之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
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
室之事故司里掌授之卿以幣致之聘禮云大夫帥至
于館卿致館此司里當彼大夫也左傳使伯氏司里杜
注伯氏宋大夫國語司里授館韋注云司里授客所當
館於于卿則諸侯之司里以大夫爲之明矣
國語敵國賓至水師監濯胡匡衷云司空主水水師當
屬冬官

杜預云車正主車孔穎達云昭四季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胡匡衷云工正工官之長周人上輿一器工聚者車爲多故特主之其實工正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疏以爲司馬之屬非以周案國語引周秩官工人展車左傳宋命工正出車工人即工正工正亦謂之車正左傳云奚仲居薛爲夏車正淮南子云奚仲爲工是工正即車正也車正宜屬冬官與巾車異魯有工正又有巾車（哀三季傳）是可證工正與巾車有別矣晉亦有巾車（襄三十一季）齊謂之壑車（哀六季）又別有工正（莊二

十二與魯制巾車工正分二官亦同傳云夫子為司馬
秊與工正書服謂之與明非屬矣
杜預云左傳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隧正主徒役
孔穎達云隧正當屬司徒臧孫為司寇盖兼掌之以周
案襄七秊傳叔孫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
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據此文義是昭伯本不屬
于季氏故曰欲善如孔疏隧正即遂人而屬于司徒則
昭伯乃季氏屬吏自善于季氏何必求媚于南遺也隧
正蓋司空之屬主徒役之官時臧孫為小司寇而貳于
司空故身使隧正助之孔疏于此以為遂人襄九秊隧

正納郊保又以爲遂大夫竝誤

鄭[元]云匠師事官之屬其于司空若鄉師之于司徒也

匠師主衆匠鄉師注韋昭云匠師掌匠大夫以周案鄉師

爲司徒攷匠師爲司空攷周官鄉師下大夫則匠師亦

下大夫也諸侯之匠師當以士爲之

鄭[元]云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圓者胡匡衷

云左傳諸侯有工正之官工人士疑即其屬

考工記有輪人輈人三十一職以周案輪人匠人見襍

記韗人見祭統作煇玉人見左傳陶人見器大記梓人見

禮經孟子言梓匠輪輿陶冶玉人弓人矢人函人與考

工記光同又左傳有圬人國語有舟虞胡氏釋官亦以

爲冬官之屬右冬官之屬

受業通州顧鴻闓仝校

子　家槃

職官禮通故五　　　　禮書弟三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顧炎武云管子曰黃帝昇六相宋書百官志曰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于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左傳定公元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孔子世家乃云孔子為大司寇攝相事是誤以儐相之相為相國之相不知魯無相名有司寇而無大司寇也以周案黃帝昇六相舜舉十六相皆取贊相之義非官名其以相名

官者相督曰相相禮曰相相家曰家相皆小官也自春
秋傳以執政者有相君相國之偁桓二秊遂相宋公昭元秊子相晉國而
其相相者謂之左相左相者輔佐其相者也古輔佐字
佐左左右字佐𠂇仲虺為湯左相其位在伊尹下宋書
因傳有仲虺左相之偁遂以伊尹為右相此無稽之言
也襄二十五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相之
謂贊相景公非官名左相謂輔佐其相亦非官名也史
家書黃帝立六相湯立左右相皆失事實
白虎通義云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鄭元云生
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或說白虎通左右字宜互易或

說古人列官分左右者皆以右為尚漢謂貶秩者為左
遷仕諸侯者為左官右丞相周勃位弟一左丞相陳平
位弟二時猶近古以周案春秋今文多質家據天文家
法地之說據公羊何注言夫人媵子先立右媵右媵無
子立左媵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又言質
家右宗廟尚親文家右社稷尚尊是今文家言列位皆
尊右初無文質之分也且天道陽尚左地道陰尚右此
亦不易之理或欲改質家右文家左亦可謂異矣夏商
諸臣列位不可尋聞伊尹右相在仲虺上亦後人無稽
之言周之列位皆尚左不尚右周公大師居左召公大

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大保入應門左仍立王之右畢公代周公入應門右亦立王之左鄭注生人陽長左斯語取𣪊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君出路門南面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大僕大右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尚左也臣入北面朝是鄉內也卿大夫西面孤東面亦主于鄉內而孤尊東面居左是鄉內之位亦尚左也若嘉會之禮主東賓西爲定位初不以左右分尊卑而燕禮獻孤卿大夫大夫席賓之西孤卿席賓之東是仍鄉外之位尚左也漢右丞相位在左

丞相上實與周制反晉六朝以下左右丞相僕射諫議
正言皆尙左實與周制合而好古者必薄今皆以漢制
爲近禮非覈實之論戰國策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
右是尙右起于周季也
太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鄭元云長謂公
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
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丞以周案大宰以八則治都
鄙鄙大宗伯所謂五命賜則者是也大夫四命無則故
秋官但有都則無家則此施則都鄙正指公卿之采地
言義不兼大夫賈疏巳言之詳見封國門太宰施典于

邦國曰建其牧立其監鄭注監謂公矦伯子男各監一國是所立者國一人也又施灋于官府曰建其正立其貳鄭注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是所立者亦官一人也此施則于都鄙曰建其長立其兩兩讀九兩之兩鄭彼注云兩耦也耦其長者葢亦如諸矦有孤卿一人官府曰設其攷非伍也都鄙曰設其伍兓參也邦國事繁伍不足以傅之特設參故曰設其參傅其伍上三建字三立字皆對文下三設字亦對文自二鄭誤以都鄙之立其兩與邦國設其參爲對于是有兩丞兩卿之異說兩丞兓見文大夫之家有兩卿

亦無稽
鄭衆云陳其殷置其輔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鄭元云
殷衆也謂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以周案從後鄭
鄭元云小宰六敘聽其情情爭訟之辭惠士奇云邇臣
守和安㝵有爭又焉用訟且不心競而力爭晉之公室
所以卑也東山詩序曰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
所以說也祈父亶不聰責其不能聽也韓詩外傳言人
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
以周案惠說可從
鄭元云小宰八成聽祿位以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以

周案八成之比居簡稽版圖傳別書契質劑要會先鄭俱訓爲簿書圖籍則禮命亦謂禮命之書卽六敘之敘是也亦謂之秩左傳亻乇秩秩以正其官秩秩卽掌禮命之書者也秩猶掌也其書亦曰秩官國語引其文

鄭元云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灋廉辨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王與之云廉者猶廉問廉察廉善問其吏之善否廉能問其吏之能否以周案漢何武傳武使從事廉舉其辠注廉察也釋名廉自檢斂也廉檢義近六廉卽六計王說甚

通

鄭元云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正辟亐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師辟小宰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日計也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旅辟下士也治數毋事多少異也王安石云積凡以為要要則月計要則師之所掌而正治之若夫會則正之所掌而王治之矣積目以為凡凡旬計也宰夫所謂旬終則正日成是也官成則師之所掌以經邦治凡則司之所掌而師治之積數以為目目則日計則旅之所掌而司治之數則一二三四是也官常所以聽官治而

旅掌之數則府史所掌而旅治之王昭禹云正則六官之長所謂建其正也師若小宰小司徒所謂立其貳也司若宰夫鄉師之類所謂設其攷也旅六官之士是也六官獨言下士言旅此則台上中士而言所謂陳其殷也以周案正師司旅府史胥徒八職備者惟六官之長鄭注專舉冢宰爲例故曰辟光遠據大宰建正立貳設攷陳殷鄭注以釋正師司旅較此注爲勝約數爲目約目爲凡約凡爲要鄭注歲計月計日計不過比例之辭故曰若若者不定之辭介甫泥此以爲說非矣其云師掌要而正治之司掌凡而師治之旅掌目而司治之亦

備一義數至變無常必合之以目旅掌官常是據目以治數也目亦無定法必合之以凡司掌官法是據凡以治目也凡雖舊法亦未可拘必要于有成師掌官成是據要以治凡也

鄭元云八職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以周案鄭注趨走釋徒召呼釋徵令謂徒者徵召王之教令者也韓非子云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奉君令詔卿相是其義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初之徒

鄭元云旅下士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賈公彥云欲見
尊官遞卑官勞之意以周案旅下士卽禮經之士旅食
謂士之未尋𤼵命者六卿本職之下有中大夫下大夫
上士中士不置下士者爲古制幷無中士故缺之以存
古制而以士旅食充之士旅食亦庶人在官者趙注孟
子云庶人在官未命爲士者也卽此其祿如下士而未
尋𤼵命故曰旅下士注疏非
王與之云詳說胥一而徒十府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
以周案鄭注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故胥一而
徒十此遞例也云府一而史倍不盡然府史大例賈疏

序官巳詳之
漢百官表云相國丞相皆秦官秦有左右高帝卽位置
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獨斷云相國自蕭何以後始
非人臣之位漢官儀云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以周案
東周策周君將令相國往趙世家相國公仲連是相國
之名起于戰國也應說是又東周策官爲柱國趙策柱
國韓向柱國之名亦起于戰國秦立二丞相不古
漢百官表云少府秦官或云漢大司農供軍國之用若
周之大府少府以養天子若周之內府以周案韓策有
少府不始于秦周之內府以待邦之大用亦非天子私

藏
漢百官表云奉常秦官景帝更名大常博士屬焉博士
秦官漢官典職云大常葢周官宗伯也以周案周官先
鄭注周之宗伯猶漢之大常與典職同盧植禮注以為
大常卿如大樂正其丞如小樂正大常所屬博士其選
造士與續漢志云大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此猶
有古意也博士非始于秦史記循吏傳公儀休魯博士
陳及之云大司樂今之國子監祭酒樂師大胥今之司
業博士攷古無祭酒官史記荀卿傳云齊尚修列大夫
之缺荀卿三為祭酒焉祭酒者賓尊主人饌則長者一

人舉酒以祭齊之也以祭酒名官始于東漢續漢志云博士祭酒本僕射中興轉爲祭酒可證㐫漢吳王爲祭酒亦謂季長主祭也宋書百官志云祭酒秦官誤

漢百官表云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漢官儀云周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以周案周之御史所贊者冢宰所攷者百官其職頗重而以中士爲之爲所掌簿書期會之事也至戰國崇其任親其官故湣于髡曰御史在旁執法在後漢乃列之三公

漢百官表云大尉秦官元狩四季置大司馬鄭元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有之今俗人皆云周公作

月令未通亏古蔡邕云大尉卿官禮辨名曰大尉典夔故夔禄之事皆命之玉燭寶典應劭云尚書中候舜為大尉束晳據非秦官以此追難鄭亏劉昭云大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璇衡賦政將是據後位以書冓非唐官之實號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裁及禮記而忘舜位登其實哉是不發譏亏中候而正之亏月令也魚豢云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為名見亏左氏內外者甚多以周案中候舜為大尉據今文尚書內亏大錄言之辨名記大尉典夔據月令行夔出禄言之尉之言安辨釋名所謂以尉尉人是也春秋時周之討姦之官曰尉氏襄二十一年晉之發

衆之官曰中軍尉國語謂之元尉尉之言罰辨釋名所
謂尉以皐罰姦非是也尉之名義自有不同
漢百官表云中尉秦官大初元年更名執金吾護軍都
尉秦官以周案趙世家荀欣為中尉趙策云亾一都尉
其名不始于秦
漢百官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
以周案古之所謂將軍者將其軍也非官名戴記有將
軍文子公羊有將軍子重左傳亦云豈將軍會之而有
不足晉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老子偏將軍居左上將
軍居右是將軍之名起于春秋之季後世又有元帥之

偁亦見左傳

漢百官志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應劭云周穆王所置也

葢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以周案周官有大僕春秋

時諸侯有正僕或僭以大夫爲之謂之僕大夫周官大

僕小臣諸職爲侍從之官大御戎僕諸職則掌馭車春

秋時僕人與御戎亦分爲二自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

後之言官制者遂殽襍不分

續漢志云光祿勳卿一人本注云掌宿衞宮殿門戶典

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衞門戶攷其德行而進退之胡廣

云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宮寺主殿宮門戶之職以周

案漢之光祿勳其府在宮中亦謂之內卿猶周之內宰內宰下大夫漢以卿爲之續志擬以庶子之官未是𡙇義言庶子官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未合其制勳闈古通胡廣說是光祿二字連讀故其屬有光祿大夫應劭注漢書以爲主𡙇祿功勳之官則其屬大夫何不偁祿勳

漢百官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初置荀綽云征和中陽石公主巫蠱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劉昭云周無司隸豈即司寇乎以周案劉說大謬司隸職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漢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應劭云周成王之時彤伯入為宗正顏師古云彤伯為宗伯不謂之宗正以周案周書嘗麥篇云大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宗正傳云周封建宗盟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始選其宗正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漢宗正亦宗人為之

漢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大初元秊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以周案趙策何不令甯郎中韓策令臣處郎中其名已見于周末非始于秦其屬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據春秋傳晉有中大夫呂覽趙有中大夫史記魏有中大夫矣其屬又有議郎中郎侍

郞郞中謁者據韓策有公仲之謁者范雎傳有謁者王稽矣胡廣云光祿大夫大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其謁者之徵如大中大夫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者也

續漢志尚書令本注云承秦所置劉昭云荀綽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詩曰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以周案此即唐虞之納言然無尚書之名秦策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尚書之名始見于此尚書分六曹起于東漢

環濟要略云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黃帝侍中周時號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應劭云侍中周官也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干寶云周之大僕若漢侍中以周案應說是

漢百官表云鄉有三老有秩嗇夫皆秦制以周案三老嗇夫迭見于經不自秦始

漢百官表云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改爲太守史記正義云趙世家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太守漢景帝始加此言太衍字也以周案郡守不始于秦太守亦不始于漢春秋傳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則縣邑之長謂之守

春秋時巳有之趙策使陽言之太守王則有令而臣太守並云太守又云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即世家所本漢百官表云縣令長皆秦官以周案趙策以千戶封縣令古縣大于郡作雒解鹵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春秋傳趙簡子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以後反之

劉熙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于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韋昭辨云公猶直取其正直無私也故公字从八厶八音背厶古之私字背私則為公者也从八厶北堂書鈔卷五十引誤合為公字以周案韋昭辨釋名其書久逸詩書釋文文選

注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其書皆
辨釋官篇文也今釋名無釋官篇或者因其辨而亾之
與今合輯坿亐此韋辨公字本諸許鄭義長成國
釋名云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也辨云六卿分掌諸官
卿孤不掌桀然特立也以周案初學記卷十二引釋名
云卿章也言賢盛章著也此釋六卿之卿也北堂書鈔
卷五十三引此卿慶也云云又釋孤卿之卿也韋氏以
孤卿爲卿卿中桀然特立者其義爲顯
辨釋名云大司馬馬者武也大總武事也訓馬爲武取
其速行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兩馬故以馬名

官書鈔五十一藝文四十七御覽二百九以周案釋名原文不見韋氏既訓馬為武又云一車兩馬自戾其說何與竊疑馬者武也下十八字是釋名原文大司馬掌軍下十八字乃韋氏語此乃劉義是而韋辨非者

辨釋名云廷尉郡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辠罰姦非也書鈔七十七御覽二百三十一以周案釋名原文不見或者以尉尉人也以上是其原文與上訓安下訓罰義別說已詳角

釋名云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醱之也辨云凡會同饗燕必尊長先用先用必以酒祭先曰祭酒漢時吳王季

長以為劉氏祭酒是也書鈔五十[redacted]以周案祭酒非官名說已見歬孫卿在齊稷下最脩老師三為祭酒韋說甚合

釋名云尚書尚者上也言日取在上總領之也辨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方尚食亦然書鈔五十八藝文四十八御覽二百十二以周案尚猶主也尚書亦謂之主書呂覽樂羊辱中山文侯命主書舉兩篋以進是也新序齊宣王納香居之諫召尚書曰書之是尚書周末亦有之或云尚書即古之大錄但秩尊卑異耳未是

辨釋名云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昭帝時霍光爲大將軍猶在丞相下又云漢時大將軍豐或爲之或錄尚書事書鈔五十一 以周案漢初大將軍皆權置故班表不列武帝拜衛青爲大將軍其後霍光王鳳爲之兼領尚書事權在丞相上

釋名云驃騎將軍車騎將軍秩比三公辨云此二將軍秩本二千石藝文四十八御覽二百三十八 以周案武帝以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皆爲大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則本秩中二千石也

釋名云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辨云奉車都尉主乘輿

乘車尊不敢言主故言奉御覽二百四十一

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近舍車舍也辨云古皆尺遮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尚書詩釋文以

周案釋名此條今見釋車篇韋氏此說未是

釋名云長水校尉長亏水戰用船之事辨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廄近水故以為名御覽二百四十二

釋名云漢置十二卿一曰大常二曰大傅三曰大僕書鈔此下有曰衛尉三字四曰光祿勳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大司農八曰少府九曰大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辨云漢正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

勳三曰衛尉四曰大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謂九卿書鈔五十三御覽二百二十八卿之所居謂之寺玉海一百二十六執金吾掌徼循宮外司執姦邪至武帝更名金吾為外卿不見九卿之列也長秋自皇后官非天子卿書鈔五十四以周案韋說為當九卿所居謂之寺檐之于史若宗正府廷尉府亦曰府焉

釋名云鴻臚鴻大也臚膚肥者曰臚此主王侯及蕃國言以京師為心體王侯蕃國為腹臚以養之也辨云鴻臚者本故典客掌賓禮漢武帝更為鴻臚鴻大也臚其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于賓客也初學記十二藝文四十九書鈔五十四御

覽二百三十二以周案千令升說鴻臚若周象胥與韋說亦異見寿

釋名云長秋主宮中凡物次春生秋成欲使宮中之祀如之故為名辨云皇后陰宮秋者陰之始長者欲其久也書鈔五十四

辨釋名云大中大夫在中敘為高大也書鈔五十六御覽二百四十三以周案大如字或讀為太非漢大中大夫職如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初曰中大夫也武帝改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中大夫之名起亏戰國魏有中大夫須賈

釋名云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史

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書鈔六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五以周案韋說據百官表

釋名云平準令主染色色有平常之法準昀之也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準御覽二百三十二通典二十七以周案韋說是

釋名云廩犧令犧戲也廩餋之也辨云充六牲取其毛純者別餋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御覽二百二十九以周案劉說為長

釋名云督郵主諸縣罰以負督郵殷糾攝之也辨云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御覽二百五十三以周案負督郵殷義不可

解通典有漢督郵版版狀般盔版字之誤文選注伦賀殿
殿字亦誤馬竹吾說
辨釋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簿普也關普諸事也簿書
必有掌者錄書總領之㠯書鈔七十三御覽二百六十四
辨釋名云曹羣也功曹吏所羣聚戶曹民所羣聚也其
它皆然御覽二百六十四以周案功曹亦謂之主吏漢書蕭何
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經幼未有用從容枉職也
書鈔七十七
辨釋名云又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

道陌中以驅除也後漢宦者傳注　又御覽四百四引古者稱師曰先生蓺文四十引諸侯叛天子謚王者無上南郊稱天以謚無與官制不錄以周案五百有數說宋書百官志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從此一說後漢宦者傳顏注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此又一說崔豹古今注作伍伯云一伍之長也五人曰伍伍長曰伯此又一說皆與韋異攷周官宰夫八職之胥鄭注云今侍曹伍伯傳吏朝司服注云今時伍百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其字皆作伍伯與崔說合釋名雖佚其說葢同鄭崔

江陰高宗岱
子家璵仝校